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琅琊湯杪摘錄

文林

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至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勅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民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



言之妙而非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
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
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顛代天理物
之道實鑿於衆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
心者睠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
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
者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
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司於我民鑒於我國享茲民祀悠久無疆主者施
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

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
襪履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饒甚坐穀籠架上問
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鷄為食問何肉曰斂雞
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籠牀登基人犯

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

毫縣成湯濤雨臺已淪入于河

湯有天下而禱雨桑
林不應臺猶在毫殆
後人偽
為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為異及經
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 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猷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歟鱗爭雌雄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牛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鬪鷄亦是五百元
徠犬下陸走牧豬奴獻令人嗤

瑞安高世則墓有窮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鐫紋朗朗而歌聞宣德間末嘉黃少保淮葬父鐫

其半爲神道碑銘且進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檐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其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闡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紘既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撻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僉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爭之乃得調京首領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在 上前作院本

雜劇也

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

醜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
 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
 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
 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
 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
 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末掌十二營役兵
 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
 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
 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嘗遣太監尚明
 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
 弛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
 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
 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
 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
 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 上寵眷不衰人
 因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嬖人自脇下生一男弘治改元
 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
 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比就產母亦昏暈不

知比甦視脇已平班痛甫合乃知脇下生也子狀
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决非聖賢他
日或作一高僧耳盖誕之異也

靈壁縣北齊眉峰道旁有石嶙峋立卧偃側二十餘
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
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盖亦偶有他傷耳非石
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惟灰燼廼
守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戍恐取良人財
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
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
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
祥湯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
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

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
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
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

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鉞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謂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尋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辨之疊疊將百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行相傳爲禹會諸侯處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徵時受其息

多故以其子孫主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乳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

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
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
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
喻也先曰尔母某年来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
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
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
以車載其妹爲 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
乘君而爲胡壻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
給之曰尔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
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
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
加敬 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 英廟在
虜時舊隸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
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来
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茲
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反狀
既明而 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
急石亨乃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
見 上釋其械問曰亦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

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
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齏肉直撞入達
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
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我何為復曰我非與
尔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
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尔地勦老營
尔尚守此何為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
言之祇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
擊之圍遂解盖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
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

督坐南京西府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功臣

廟画壁與陳漢大戟 高皇乘白舩友諒紅舩既

平漢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

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

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温察院對院有樟榕樹
盖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
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斫一鐵牌
列其術填以硃砂以鐵鎖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

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即倒子聞之甚異及至溫所
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
信邪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
南城非少保而何及 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
但事未決而中 宮猶豫間事泄乃爲內豎曹吉
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 憲宗乃出衆議實
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
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
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

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
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 太子一事凡
署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
惟願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
人至今惜之

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卽倒子聞之甚異及至溫所
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
信邪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
南城非少保而何及 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
但事未決而中 宮猶豫間事泄乃爲內豎曹吉
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 憲宗乃出衆議實
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
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
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

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
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 太子一事凡
署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
惟願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
人至今惜之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卽信手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間尙壁錄置冊中而一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修改壁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竟不竢耶自公少時卽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滁失之此編盖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溫一事散錄詩文彙中不忍棄去併抄入之揔四十八則弘治十月仲子壁拜手謹書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病榻遺言卷一

高拱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
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既鳴鍾百官入班

臣拱 暨張居正自 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

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
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

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
稍平以 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
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
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
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
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裡
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
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

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
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 傷 聖懷 上不
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
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
於是內侍設倚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
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
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
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
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
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

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
 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
 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
 旨湏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
 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
 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
 事 下此二句聽不真 意是豫備後事 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
 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湏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
 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
 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吾為 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
 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
 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况
 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
 闕內臣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 上對舉足便
 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闕內臣房宿
 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
 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
 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
 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

在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即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
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
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
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
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
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
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
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
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
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
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
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
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
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
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痛哉蓋拱見得居

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
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
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
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
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
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
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
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
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
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
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
脩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
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 上領受之矣保
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
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
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
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
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
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

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谷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嗚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答云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先皇之既崩欺今上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祖宗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旨寫與保瞞皇

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爲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爲出自上意我無可柰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

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卽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多

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臯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未樂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盖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魍魎見予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備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頓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

乙欲其闕則嗾之使闕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爲而人皆囿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嘆曰張別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予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柰高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蓋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歸已而因以衆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筭此事人所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能止其假借乎昔徐氏之去寔渠嗾李芳爲之旣以

示德於我旣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謂調停於我在徐處則曰高寔未忘情也在我則曰徐可惡甚若在他入孰能堪之蓋以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辛未秋徐因一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渠受之有松江人顧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據明白渠惶甚莫造爲居予爲解慰以爲小人告訐不信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光明也然雖眼底支吾而本情旣露相對甚難爲顏面於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 荆人賣衆別走路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

者狡黠陰狠敢於爲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拜爲兄弟誚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即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爲皆傾意爲之成就爵深德之爲之幹旋於內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意指即捏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爲出自 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觀佯爲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我而又令其密黨嗾言官攻我賴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

者曾殷閣老去任予具疏

請內閣添人荆人即捏

旨付保誑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

添人朝臣皆以爲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

知於

上如此而不知荆人之爲也荆人之意予則

知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有閣老

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今只二人在閣則吾一被言即

當迴避而彼獨在閣則可與保內外爲計以制吾之

命此其謀至深然已有

旨將柰之何辛未正月

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叅論福建將官金科朱珏則賊罪重大先該巡按論劾兵部覆

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未有巡按所
効行巡撫勘問之理而巡撫何寬受二犯賄乃不屬
按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理二犯
遂得輕縱然尚未結又各持金送總兵戚繼光接受
遂爲奏行取赴京聽用隨准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
門將金科朱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
兵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賣法情罪甚重荆
人見奏面如死灰顙有泚鬱鬱咨嗟不已曰戚總兵
已站不住了南兵不必選罷連日皆然予不知所謂
因訪之則此事乃荆人之爲也荆人又招納戚繼光

受其四時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諸軍餉
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五人日在荆人宅
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荆人極力庇護凡 朝廷
機密動靜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即知之此人
所共知者金科朱珏富甚又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
被論時即納賄求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
金荆人特令兵部覆行巡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寬令
其出脫而繼光仍復取用寔皆荆人展轉爲之及見
化中奏以爲化中知其底蘊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
河南人荆人疑我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

尚家居則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夜不寧既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寬則當吏部題覆荆人不得已先餽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萬里外吾何以知荆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熟觀公動靜公寔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寬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面願公曲處予曰彼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好了也遂如此處荆人雖幸了此事而踪跡已露心愈不安而謀我又愈甚令其密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趣上病不理事好嗾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至矣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更不復入予以爲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請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臣竊惟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人處之臣切願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明旨既不敢以擅入而倦倦之心又甚不容已爲此謹題望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講筵看視少盡愚臣勸

進之忠蓋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 上名之乃
荆人遂捏一 旨嗾保奏 上曰 東宮幼小還着
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纔好 上曰也罷保遂出
旨行之 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荆人之爲
蓋荆人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 上前見得我五日
之請爲踈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 上乃欲
每日如此是我踈慢是 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
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曰輪一人不是通往
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荆人入
看之日則保必出在 文華殿東小房與荆人密語

屏左右遠立不得聽聞直至 東宮出乃已日爲常
各講官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
官論我然迄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
賓用事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
中省吾乃以荆人意嗾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
事皆馮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即張相公也張望君
舉事甚切君誠以此時劾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
用君可永享富貴又尚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也
俸淺而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
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與共舉事於是三人日相聚

爲謀會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卽傳示大埜曰聞高老欲陞君僉事矣於是奮庸卽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卽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謂比秦檜嚴嵩更甚而五日一叩之說卽爲首件應荆人之謀也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擬 旨曹大埜這厮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馳與荆人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厮排陷輔臣及降字而改曰曹大埜妄言調外任蓋既不能護庇則姑爲輕緩之辭且以示人謂 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領之遂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

大洲鄉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蓋欲掩已而推以與人爲先入之說惑我也又曰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北今北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蓋渠旣散言南北不止北者推與大洲倘南亦有言者則遂以爲果大洲爲之有言在先也又忽差人報我曰聞大理寺有一官上本論高爺矣蓋亂我也而竟無之乃予則只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駭愕洶洶憤激不平之甚乃是日六科公本一獨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公本一太常寺等衙門公本一一日並上劾大埜誣陷元輔而恐我必不肯留勸 上特加信任勿令去

上曰說的是而我本兩上 上懇留不允予自念
曰 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屢言不止徒苦 聖懷
更非宜吾今當以 君父爲急乃何有於此輩哉遂
出視事而言官有兩疏劾劉奮庸曹大埜朋謀誣陷
者事甚悉乞重處予當吏部覆本予乃即上疏救之
乞留大埜而免究奮庸 上不允大埜仍調外任而
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大埜既爲人所嗾所賣失
意怏怏甚遂向人說是省吾所謀乃致我如此而又
自請吾門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爲者
公當自知也而其事遂明縉紳無不知矣於是御史

張集獨本劾曹大埜傾陷輔臣內有曰昔趙高矯殺
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
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已之忠而媒葉夏言之傲遂
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
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蓋指荆人馮保之事
言也荆人見本面赤氣促良久奮起大言曰這御史
如何比 皇上爲秦二世予遂擬票該衙門知道以
上荆人恐本出則交通馮保害我之事有話說起引
惹事端必有乘其後而大發之者何以收拾且又欲
借以威衆乃嗾保收本不發而令散本內官至閣曰

萬歲爺爺說張集如何比我爲秦二世予顧荆人曰公昨日有此言荆人默然而又使保宣言曰上怒本在御前意叵測將欲廷杖爲民矣又曰廷杖時我便問他今日誰是趙高喧傳內外而張集則日在朝房聽掣買南蛇膽買棺木分付後事謂必死矣有荆人門客問曰這事如何了荆人曰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予知其詐乃令中書官入文書房問張集本安在文書官曰在此收貯上通未見問如何下落曰畱不發矣馮公公說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而內外之言若合符節然集既朝房聽處而人情洶洶益甚且其本雖未發而其揭帖已流傳各衙門皆知其說矣而曹大埜怨曾省吾之說又日騰播於是言官皆攘臂切齒欲論荆人發其奸謀乃荆人密黨郎中王篆謂荆人曰張集一日不了則添一日說話見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於是荆人即使篆入朝房謂集曰張相公致意君第歸家本已不下無事矣集始歸然踪跡大露不可掩人情憤恨愈甚科道各相約具本劾荆人交通馮保嗾使言官誣陷首相旦夕且上荆人窘甚惶急無以爲計予聞之乃茫然曰上病甚若聞荆人害我事必盛怒茲

時也安可以怒 聖懷且他人事有閣臣處之荆人
 害我則何人爲處必 上自處也今水漿不入口而
 能處乎安可以苦 聖心人臣殺身以成其君則爲
 之今寧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
 我君於是約科官吳文佳周良臣劉渾成王璣至朝
 房諭之曰聞臺省將欲有言此必不可 上病甚一
 聞此說將何如處願諸君當以 君父爲重吾寧受
 害寧事不白特鴻毛耳而安可以此時苦 聖心乎
 且此說爲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則吾即日去之矣說
 甚丁寧懇惻四人遂編告省臺使寢其事而荆人不

知也乃是日薄暮荆人褻衣至吾前園中請見予問
 公何言荆人囁嚅數四始言曰曹大埜事謂我不與
 知亦不敢如此說今事已如此願公赦吾之罪予舉
 手曰 天地鬼神祖宗 先帝之靈在上我平日如
 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爲何負心如此荆人曰以此
 責我我將何辭但願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懲改若
 再敢負心吾有七子當一日而死予曰昨姚曠封送
 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耳我當國事
 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乎且封帖厚
 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荆人俛首

曰公以此責我我何地自容今但願赦罪容改過耳
予曰公不須困心茲科道嘖嘖有言吾已托四科官
徧告力止之矣吳文佳周良臣皆楚人用此二人者
欲其告公知也乃未告公知耶已矣何言吳周皆其
幕賓二人聞予言吳往告周曰未知止得衆言官否
若止不住而吾先言之恐是非弄在吾身上不必告
罷遂已既荆人聞吾言則憾二人於是吳又賣周而
自造荆人訢曰吾欲言而周止之吾二人共聞不敢
獨告耳遂大恨周吾去後即出周爲南昌知府荆人
雖幸目前風波暫止然事既敗露終有發時必去我
而後可於是稍收斂形迹而爲謀則愈深矣予見得
事勢如此竊自計曰 上病甚二人內外爲奸而閣
中止吾與彼賴天之靈 上得安平幸也萬一不然
吾必持正與爭死生去就不復顧矣吾去或死則彼
一人專政 國家必受其禍吾既受 先君之托苟
可爲處者不可不盡其謀也乃上䟽力請內閣添人
蓋欲有人旁視而彼或尚少有顧忌也 上允之於
是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高正直然非荆人敵一
時倉卒無可柰何只得用此人也而高入閣數日私
語予曰荆人譎狠乃一至此哉不入此安得見其情

態於是閣中稍寧靜而各以其心運用於冥背之中
爲正爲邪爲國爲利天水違行矣荆人宦保交結盤
據內援外應既密既久及先皇晏駕愈益甚彼此
或遣使或密帖相傳日數次旁若無人拱寔不勝慟
憤乃謀諸太學士高儀曰今新主在幼而二人所
爲若此必爲社稷憂吾當國必不能行事欲去則
先皇之托在焉委而不顧不忠欲依違取容則更負
先皇之托更不忠其將若之何儀曰天道六十年
一周昔正德初劉瑾弄權其時內閣劉晦菴河南人
謝木齊浙人李西涯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

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豈非天哉予曰吾安得
爲劉晦菴彼時武廟已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
尚顧忌形迹故晦菴止於去今上纔十齡荆人陰
狠更甚而不止與保交通不顧形迹凡吾一言當即
報保知行一事即爲計授保使從中假旨梗我而彼
袖手旁觀佯爲不知凡荆人之謀皆保爲之也凡保
之爲皆荆人爲之謀也明欺主幼以爲得計如此
吾尚可以濟國家之事哉儀曰然則何如拱曰昨
受顧命時公不聽吾奏言乎其曰誓死者蓋已見勢
不可爲業以死許先皇不復有其身也今惟有死

而已吾只據正理正法而行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
得正而斃猶可以見 先皇於地下且 上登極後
即當行事彼朋謀從中相左則爭之費力不如豫以
言之吾今即於登極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體使
君父作主政有所歸蓋不惟止權閹之假借而亦
以防彼之串通捏 上假內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
行則再陳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則任彼朋謀傾
陷死生不復顧矣儀長嘆曰公言允當自是大丈夫
事然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
止也至 上登極之日拱乃即上疏曰大學士高拱

等謹題爲特陳緊切事宜以仰禪新政事茲者恭遇
皇上初登寶位實總覽萬幾之初所有緊切事宜
臣等謹開件 上進伏願 聖覽特賜施行臣等不
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一 祖宗舊規御門聽
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 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
人生玩愒甚非事体昨 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
天語莊嚴 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遍
京城小民亦無不忭悅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時不
一親答臣下必以爲上不省理政令皆他人之口豈

不解体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
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
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 皇上御門時收拾
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於臨時裁
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
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拿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
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係屬
人心伏乞 聖裁 一 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
即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事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
請上文書即出門外待 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

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
官奏文書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
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
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究欺罔情弊何以昭
察已後乞 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
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
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燭
而 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
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
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

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
 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
 上就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處議當與不當自然明
 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
 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 事必面奏乃得盡其情
 理况 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
 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
 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
 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皆日侍左
 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精詳情無壅

蔽不惟 睿聰日故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
 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伏乞 聖裁 一事
 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熙天下之心若不經議
 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 旨
 盖所以謹處也今後伏乞 皇上一應章奏俱發內
 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 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
 上若或有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
 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
 庶官及各項陳乞與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
 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

當還當駁正與或事理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
爭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
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
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
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
所逃矣伏乞 聖裁 一凡官民本詞其有理者自
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
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
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留之者乎是
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
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 皇上于凡一切本辭盡
行發下倘有未發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
明旨其通政司進封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
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臣奏討明白如
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
於治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疏上保果不悻乃不送
閣而從中票出曰知道了遵 祖制蓋不納之辭也
拱以爲今日新政之始輔臣百官之首此疏第一之
疏而保即作梗如此若不明正其事則自茲以後必
任其所爲不復可與爭矣拱於是又上疏曰臣高拱

高儀謹題臣等先於本月初十日恭上緊切事宜五件仰裨新政今日伏奉 御批朕知道了遵 祖制臣等竊惟五事所陳皆是 祖宗已行故事而內中尚有節目條件如命司禮監開揭夾籤盡發章奏如五日一請見如未蒙發擬者容令奏請與夫通政司將封進本辭送該科記數備查等項皆是因時處宜之事必須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門遵行况 皇上登極之日正中外人心觀望之際臣等第一條奏即未發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不敢將本送科仍用封上並補本再進伏望 皇上

鑒察發下臣等擬票臣等如敢差錯自有公論自有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無任仰望之至於是保無可柰何乃將先本畱內而以補本發下擬票乃擬曰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藎都依擬行是時中外臣民皆知二人交結爲奸方爲危懼又見保矯 旨掌司禮監印而登極之日侍班科官親見保自升寶座上立傳出外無不駭愕以爲無 君不道一至於此將來必有叵測之事然所恃者惟有閣臣慙直可以折其奸萌耳及聞我疏不發票擅自批出不納則駭懼益甚於是六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

程文等爲明大法劾大奸懇乞 聖斷早賜剪除以
安 社稷事職等竊惟 祖宗設爲刑律以懲不恪
大小皆備而至重者乃在於謀逆僭竊假 詔旨漏
御情大不敬等事有一於此必誅無赦其防至嚴也
乃今有屢犯重條無君不道如司禮監太監馮保者
職等聞見既真敢畏禍而不爲 皇上言乎馮保平
日貪殘害人不法等事萬千難盡姑從後論今以其
無 君不道之甚者先言之 先帝升遐人心不勝
哀慟而中外洶洶喧傳皆以爲馮保所致職等細訪
之乃知馮保平日造進誨淫之語以蕩 聖心私進

邪燥之藥以損

聖體

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彌留

此事無人不不知無人不痛恨者昔日弘治十八年太監
張瑜誤進藥餌致損 孝帝彼時公侯科道等官合
本論劾遂將張瑜拿問擬斬張瑜猶是差錯而馮保
則有心爲之情爲尤重此其必不可赦者一也 先
帝又知馮保奸邪不與掌印保雖百計營求終不能
得乃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升遐辰時即傳馮
保掌印豈非保自矯 詔而爲之乎假傳 聖旨有
條此其必不可赦者二也 先帝升遐後一日馮保
即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

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一時人皆抄報遍傳四方人心惶惑以為司禮豈輔導之任內官豈願命之臣此自古所無者虛實未可知也縱有之亦是御清密事豈宜明寫在外以令天下皆知此不過馮保假此張大其權使人畏不敢言而因以肆其弄權之計耳故使事之無也又是假傳 聖旨總使事之有也亦係透漏御情此其必不可赦者三也 此 登極之日科道官侍班見馮保直升御座而立此 駭異出以訪之累 朝近侍

皆云自來無此實自馮保今日起夫御座者 太祖高皇帝之座也惟繼統 天子登之保是何人乃敢儼然立於其上逼挾 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乎此自古所無之事雖王莽曹操所未敢為者而保乃為之不軌之心豈不可見此其必不可赦者四也凡此皆馮保今日大惡而其敢於無 君不道一至於此乃使之日在左右專掌樞權豈不可畏之甚耶又據其素惡言之保在 先朝不恤帑藏空虛惟恣侈糜之導鰲山一作浪費不貲其視邦財等若糞土而凡私營莊宅置買田產則價值物料一切取諸

御用監內官監及供用庫內本管太監崔廷玉言少
抗違隨差豪校陳應鳳等挈玉庫役勒送千金遂陷
廷玉屈死刑牢凡承運庫寶物盜取無筭太監崔敏
盡知此其耗 國不仁罪之一者徐爵王杲係嘉靖
年間問發逃軍保即收爲腹心事無巨細聽其撥置
賄雖錙銖悉憑過付尋爲捏功一陞爲錦衣百戶一
陞爲總旗以白丁之弟馮佑買功陞至錦衣大堂又
爲伊姪馮天馭馮天騏謀陞錦衣千百戶家丁王賢
王才王欽張勳邵淳等皆以廝役濫竊校尉名色若
王賢者又冒陞百戶此其竊盜名器罪之二者每年

聖旦冬至端陽二節保輒思巧計乞陞內使二百餘
人每陞太監一員受銀五百兩少監一員受銀三百
兩小火者給牌賜帽俱五十兩若陞補各王府承奉
正則四千兩副則三千兩除珠寶羅段等物名曰見
面土儀此其販鬻弄權罪之三者織染局舖戶石金
關領西十庫銀一十七萬兩保即索受五千餘兩張
大受徐爵各騙銀一千兩仍差陳應鳳等嚇送金背
錢五十車又織染局匠役盜去蟒龍羅段共三百餘
疋保旣連贓捉獲乃索受管局太監陳洪銀物二扛
暗將獲贓送入匿不以聞此其貪縱罪之四者如司

禮監太監黃錦病故管家梁經將錦所積玉器凡二
食盒進 上保俱邀截復嚇銀二萬兩玉帶蟒衣不

可勝記先是太監張永舊宅二所價值五萬餘金保
恃強奪之占作樓房見存可究又太監滕祥病故遺

有大青大碌盈數寸許者保乃逼伊侄勝鳳送入私
囊復與太監陳洪爭奪鳳宅二所莊田一處價值十

萬兩因不可得分將陳洪陷害此其吞噬疆禦罪之
五者至若打死行兇內使徑棄屍骸妄殺無辜妻孥

忍殃同列並將太監陳憲坑下冤獄亦皆人所共知
共恨此其荼毒凌虐罪之六者夫以保負此四逆六

罪皆律法所不可赦者以 先皇長君昭臨於上而
保尤敢為如此况在 陛下冲年而倖竊掌印虎而

加翼為禍可勝言哉若不及今早處將來 陛下必
為其所欺侮 陛下政令必為壞亂不得自由 陛

下左右端良之人必為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滿
內廷共為蒙蔽恣行兇惡待其勢成必至傾危 社

稷 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劉瑾用事之初惡尚未
著人皆知其必為不軌九卿科道交章論劾 武皇

始尚不信及至釀成大釁幾危 社稷方驚悟誅其
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時 武皇已十有五齡也猶

且有此逆謀况保當 陛下十齡之時而兼機智傾
巧又甚於劉瑾者是不可不爲之寒心哉伏乞 皇上
俯納職愚 勅下三法司亟將馮保挈問明正典刑
如有巧進邪說曲爲保救者亦望聖明察之則不惟
可以除君側之惡而亦可以爲後人之戒矣 社稷
幸甚天下幸甚職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爲僭橫
宦官壞亂朝綱懇乞 聖明速賜宸斷以杜禍本事
職惟自古英哲之主所以統一天下而無意外之患

者必彰法於幾初而使人不敢僭必制孽於方萌而
使人不敢橫方今司禮監太監馮保僭竊橫肆壞亂
朝綱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則禍本未除其何以號令
天下而保安社稷哉職等謹以馮保僭橫之罪著且
大者爲我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方以冲睿之年
嗣登大君之位據今一時之舉動實係萬方之觀瞻
必近侍致敬斯遠人不敢慢也始時能謹斯將來有
法程也近於本月初十日我 皇上陞殿登寶座始
即 天子位則寶座者 天子之位也惟 皇上得
御之以受文武百官拜祝保不過一侍從之僕臣爾

乃敢儼然竟立於御座之上不復下站殿班是其日
文武百官果敬拜 皇上邪抑拜馮保邪 皇上受
臣下之拜馮保亦受臣下之拜無乃欺 皇上之幼
冲而慢肆無憚之若是也豈僕從敬 主之禮哉其
在殿陛之上如此則在梓宮前可知矣其在初服之
時如此則將來又可知矣馮保僭橫之罪漸豈可長
哉臣等又查 祖制凡宦官私宅閒住者原無給米
撥夫之例也保乃妄奏閒住太監孟冲得月給米十
石歲撥人夫十名是非僭亂祖制私作威福敢於背
先帝之恩敢於撓 皇上之法而大亂 朝廷者

乎近日中外臣民相顧驚疑嘖嘖私語謂馮保操權
僅數十日梓宮在殯輒敢眇視 皇上大肆更張失
今不治恐不至昔年王振劉瑾之禍不止也 皇上
安用此宦豎而不亟寘於法哉臣等竊計制惡於未
熾者其爲力也易其貽患也小若緩之制於晚則難
矣况保之惡爲已熾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基
業不易保懲小人之罪惡不可縱大奮乾剛亟賜宸
斷將馮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橫情罪大寘法典奪孟
冲違例之給勿事姑息不少輕貸庶惡本預除而衆
心知警初政肅清而 主勢未尊矣除具題外理合

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等為懇

乞 聖明嚴遣姦惡中官以清政本以慰羣心事職

等竊惟自古有天下者壅蔽之患莫甚於中官蓋內

外間隔姦弊易生一借寵顏則縱肆大作其拙鈍無

能者其為弊猶淺其猥巧不測者其為患則深矣此

自古聖帝明王必慎於僕從之選也職等竊見今之

中官如馮保者剛復自用險惡不悛機巧善於逢迎

變詐熟於窺伺暴虐久著賄賂彰聞此羣情之所共

憤而昔年科道之論列屢申 先帝非不知之也特

以其逢迎窺伺之故僅倖免 聖世之誅然終 先

帝之世不令其掌司禮監事天下固有以仰 先帝

知人之明矣茲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崩逝辰

時忽傳馮保掌司禮監大小臣工無不失色始而駭

既而疑駭者駭禍機之隱伏疑者疑傳奏之不真舉

相謂曰是果 先帝意乎則數日之前何不傳示而

乃傳示於彌留之後是可疑也是果 陛下意乎則

是時 陛下哀痛方切何暇念及中官是尤可疑也

此其機巧變詐之用誠有不可測者即此推之而其

神通鬼秘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為也哉易曰履霜

神通鬼秘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為也哉易曰履霜

堅冰至言漸不可長耳馮保他惡未暇悉論即其掌
司禮監也事涉曖昧來歷不明其壅蔽專擅之漸已
著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司禮監係章奏所經
行而職等待罪該科實與有檢詳章奏之責倘此人
不去則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與其一一執奏於
後以蹈不測之禍而無補於 朝廷孰與其明言於
今以去未形之惡而有益於先事此職等所以不敢
循默也我 朝廷法甚嚴固無有中官干政之患即
有之如王振劉瑾等隨即敗露禍不旋踵蓋 祖宗
法制之森嚴即其神霧之照察孰有自作不與而能

逖遁者哉然當其柄用之時未免濁亂 朝綱敗壞
士氣後雖誅戮所損已多使早聽曲突徙薪之言亦
何有於焦頭爛額之悔也往鑑昭然知幾在早况當
聖明臨御之始正羣情觀望之初姦惡如馮保者若
不早為擯遣恐非所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荅天
下臣民之望也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之勇將馮保
特賜投擯其所引用朋昵若張奉等一切罷去庶羣
枉之門塞而政治之本清其有光於初政者不淺也
伏乞 聖明留意為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
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又有十二道御史劉良弼等公本劾保綠科本皆具揭內閣而道本未具揭故不錄疏上保見人情如此恐百官面奏卒難收拾令徐爵於荆人問計荆人曰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爲之而侍郎魏學會即詣荆人言事荆人方假病不出使人語曰有言第寫帖來於是魏即寫一帖云外人皆言公於閣協謀每事相通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公宜防之不宜衛護此閣恐激成大事不利於公也此蓋忠言而荆人大恐隨大怒以爲攻閣者攻我也閣敗我必繼之矣遂回魏札云此事僕亦差人密訪外間

並無此說今公爲此言不過欲僕去耳便當上疏辭歸敬聞命矣魏正直故進忠言乃遂忤意自是遂成讐隙嗾人劾之至今未已且語人曰高老之禍魏子激之也本情露矣乃遂嗾保去我將科道本勿令上見是夜開東華門徐爵姚曠凡三四往來定計遂捏寫 旨意封付徐爵持入令行之十六日早拱在閣荆人稱病不出有 旨召內閣五府六部衆皆至荆人獨遲使者旁午於道旣乃假病狀扶曳而入予不知其計謂曰今日之事必是爲昨科道本有問我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爲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處

我去則無事矣荆人佯曰公只是這等說話於是太

監王綦捧 聖旨出各官皆跪綦曰張老先生接

旨意荆人接受展閱則內開云 皇后懿旨 皇貴

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

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

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

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

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我母

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

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

附權臣箴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

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 皇上旣在幼

而保又文理不通此 旨詞語通順無滯是誰爲之

也一覽自可知矣於是各官駭愕皆叩頭起拱復獨

叩頭以出是時九卿皆欲上疏明此事或曰總上一

疏或曰各衙門自上一疏議方未決荆人恐蹤跡發

露當有後禍乃復稱病不出而令人揚言曰張老未

出閣中誰人票 旨隨又托心腹人揚言恐以禍福

衆本遂不敢上而荆人欲掩飾其事乃自上疏大學

士張居正等乞慎舉措鑒忠直以全 國體以成

君德事本月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傳奉 皇
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
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
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
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官不知他
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
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
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
此臣儀卧病不能赴 闕宣諭除抄白傳示外居正
方自天壽山覆視陵地回還途中觸帽盛暑嘔泄瀉
已註門籍調理忽聞傳宣力疾扶掖趨至 會極門
欽奉前諭臣不勝戰懼不勝憂惶臣等看得高拱歷
事三朝三十餘年小心端慎未嘗有過雖其議論侃
直外貌威嚴而中實過於謹畏臨事兢兢如恐弗勝
昨 大行皇帝賓天召閣臣三人俱至御榻前親受
遺囑拱與臣等至閣相對號哭欲絕者屢每惟 先
帝付託之重 國家憂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
負荷爲懼豈敢有一毫專權之心哉夫人臣之罪莫

大於專權拱讀書知禮義又豈敢自干國紀以速
大戾正緣昨者閣疏五事其意蓋欲復祖制明職
掌以仰裨新政於萬一詞雖少直意實無他又與
臣等彼此商確連名同上亦非獨拱意也若皇上
以此罪拱則臣等之罪亦何所逃仰惟皇上登極
大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任使老成匡贊聖治豈
可形跡之間遽生疑二且拱係顧命大臣未有顯過
遽被罷斥傳之四方殊駭觀聽亦非先帝所以付
託之意也伏望皇上思踐祚之初舉措當慎念
國家之重老成可惜特命高拱仍舊供職俾其益紓

忠藎光贊新政不惟國家待大臣之體亦足見皇
上知人之明始疑而終悟當與成王之郊迎周公漢
昭之信任博陸後先相望矣如以申明職掌爲閣臣
之罪則乞將臣等與拱一體罷斥庶法無獨加而人
皆知儆矣疏上乃捏一旨云卿等不可黨護負國付
徐爵封入內票發出蓋以見衆無本者公論不與我
也獨有本者彼尚從厚前事非已出也不惟掩飾已
事且以歸過於君抑且以事歸馮保脫後日有禍令
保當之今即解使去已而保猶不之悟也上旣在
幼保文理不通黨護負國豈保所能言者蓋止知自

飾而不知蹤跡之露翻有不能掩者也次早予辭朝
即行荆人來顧曰我爲公乞恩馳驛行予曰行則行
矣何馳驛爲且諷之曰公必不可爲此獨不畏黨護
負國之 旨再出耶荆人曰公到底只是如此然彼
非爲我盖作門面使天下以爲我行非出彼意故雖
厲色力止而彼竟上疏不令予知也語竟予遂行不
備威儀覓一騾車載以行道路之人見之多流涕者
又一本昨該原任大學士高拱欽奉 聖諭回籍閑
住查得舊例閣臣去任 朝廷每每優加恩禮今拱
既奉 旨閑住臣等未敢冒昧請乞但拱原籍河南

去京師一千五百餘里家口重大不得一馳驛而去
長途跋跣實爲苦難伏望 皇上垂念舊勞不遺簪
履特賜馳驛回籍在拱感荷 皇上高厚之恩在
朝廷猶存待輔臣之體臣等同官亦爲榮幸未敢擅
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准馳驛去至真空寺有親故
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何人
是何文書吏云此老俞馳驛勘合也張俞已票旨准
馳驛矣本部即寫勘合同候待 旨下即送上也予
笑曰安知 上之必准乎安知再無黨護之說乎而
豫寫勘合以來則其理可知矣夫欲上本救我則上

本救我欲言黨護負國則言黨護負國欲乞馳驛則乞馳驛欲准馳驛則准馳驛俗言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搏播弄君父於掌中乃至此也拱乃比嚮祝曰吾皇雖幼然聰明天縱出尋常萬倍願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靈益加啓發早識奸謀勿使爲社稷之禍拱雖萬死亦甘心祝畢遂出登車魏確菴云不可既有命馳驛公安得如此行予悟謝曰吾知荆人所爲故不用也然旣稱君命則安敢不受遂乘傳行是時大學士高南宇在病間聞予去大驚因嘔血三日而死

人情洶洶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乃只稱病不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荆人出則即語科道曰今後內邊事不要說他衆方觀望而荆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旣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是但異已毫髮者悉去之一網打盡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旣經一翻風雨人皆以見留爲幸而前事不復說起而彼則引用奸黨布滿朝廷盡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裏迎外合挾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而予歸即深居避咎不復聞知之矣予旣歸客有過知其事

者問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張時公亦可以復此怨乃力為之解今乃卒為所謀以歸得無悔乎予曰吾何悔使我當時為和解取容今為所賣則悔也然我彼時為先皇病篤恐苦先皇心故寧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先皇也今吾順以送先皇終而曾未敢苦其心則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

毒害深謀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左右執之搜檢則無鬚男子假內使

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

本名章龍

問何自來曰自總

兵戚繼光所來時內閣張居正聞知急遣人密謂保

曰柰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誅

高氏滅口隨票旨著馮保鞠問追究主使之入保於

是使人以二劍一刀置王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厥鞠

問閉戶屏左右密語王大臣曰汝只說是高閣老使

汝來刺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未享富貴王大臣在

獄與人言隨屬一心腹夥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

王大臣朝夕同處共其飲食致美而教之誣高閣老

使行刺事儒遂與王大臣淫狎款厚教之使熟記待

審時而又教之誣稱高閣老家人李寶高本高來與
 同謀於是保遂差廠校五名飛去河南新鄭縣挈高
 家人蓋欲硬成其事也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
 是時朝官及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痛恨不平然
 莫知所措而居正以天官楊博必與已同心遂密謀
 於博曰此事當何如處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
 之恐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居正面赤
 意沮不憚博與臺長葛守禮同年相厚密以此情語
 葛葛又與同寮僉堂陳省厚間以語之而省乃居正
 之幕賓也當奔告居正居正以博洩已意遂深恨之
 乞致其去云又太僕卿李幼滋者居正之鄉人至厚
 者也時方病注門籍乃強起造居正謂曰公奈何為
 此事居正曰何謂我為幼滋曰 朝廷挈得外人而
 公即令追究主使之入今廠中稱主使者即是高老
 萬代惡名必歸於公將何自解居正強應之曰我為
 此事憂不如死奈何謂我為之蓋居正雖飾辭以答
 而意不回持獄情甚急時科道官各具本欲明其事
 而畏居正不敢上乃刑科衆給諫相與議曰此事關
 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 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
 見人於是具本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而赴朝

房白於居正居正力阻不許上第云事已成矣柰何
科道官意不已連候五日自朝至暮不得請而御史
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大怒票旨令
回話然見有人言恐復有繼之者頗懷籌慮乃祈籤
於午門關聖廟中得籤曰纔發君心天已知何須問
我決嫌疑願子改圖從孝弟不愁家室不相宜解曰
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雖神告甚
明而居正意已決尚不轉移遂令錦衣朱希孝等入
廠同審是日方晴霽既入廠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
人對面不相識衆皆駭懼辟易又雨雹不止有東廠
理刑官白一清者謂二問官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
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
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二君受
馮公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况王大臣言語不一
而二君所取招由乃言歷歷有據是何所據二問官
云此四字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曰汝當死矣東廠
機密獄情安得送閣下改乎汝若言此則其說長矣
乃二問官竟不爲言既二十刻餘天氣稍開明遂提
出王大臣會問故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
大臣決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做未享富

貴如何打我馮保即問曰是誰主使你來大臣瞋目
仰面曰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却又問我保氣得面
色如土又強問曰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
朝廷如何今日不說大臣曰是你教我說來我何曾
認得高閣老於是朱希孝恐其盡說隱情即厲聲曰
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
不必問他遂罷審而馮保既已爲此必求其遂入宮
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近侍太監殷姓者
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
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

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謂保曰馮家

內中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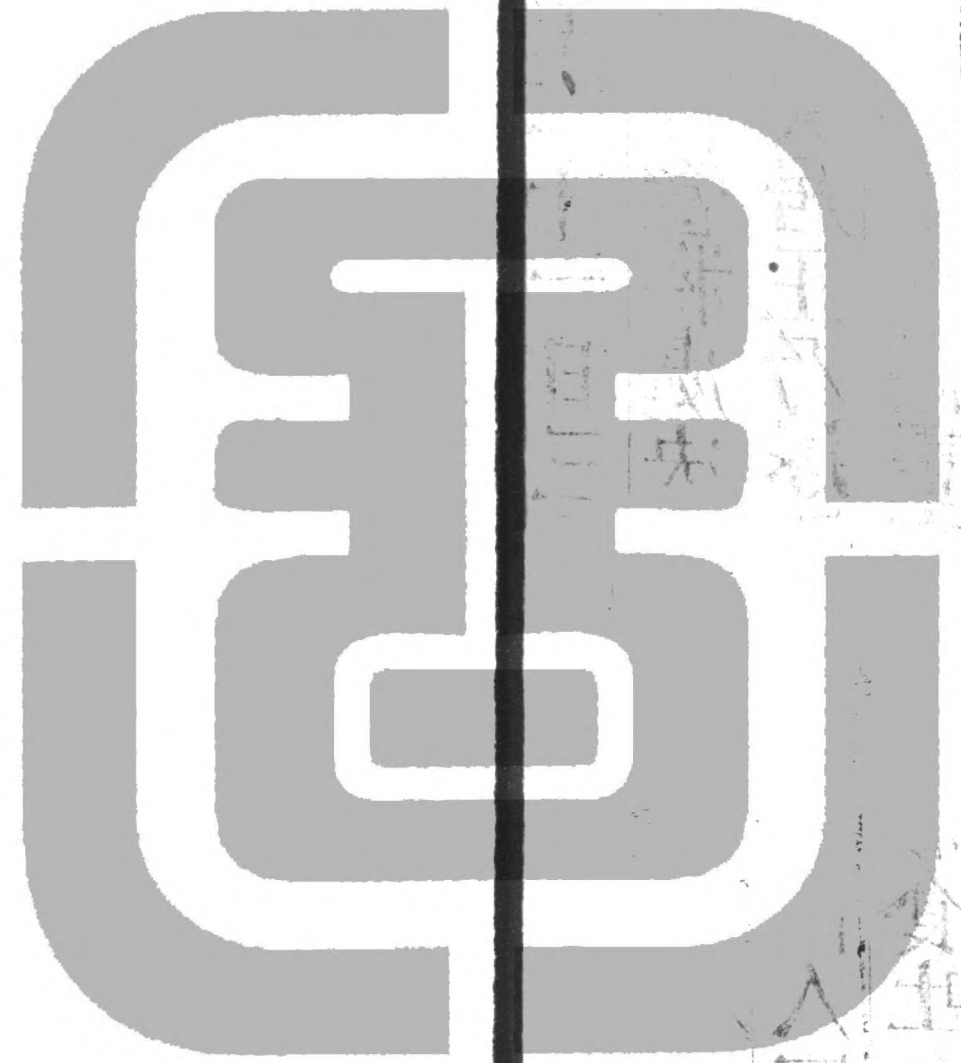
列者相呼以
姓曰某家云

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

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鬍子是正直忠臣
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
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蠻子出
力爲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死
多少裡使不的使不的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力
言其不可保知難行即差人報居正曰內邊有人說
話事不諧矣蓋科官請命之第六也居正知事不濟
乃即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

你每不必上本罷蓋恐一人言之衆必有和之者
出底蘊便難收拾故只力以不必上本爲言也而科
官旣知不礙高老則亦安心而不復上本矣而鍾繼
英回話本上衆謂叵測而居正以爲英明說此事今
旣不行若甚罪之恐露出本情乃止罰俸半年而是
時人情不平之甚恐尚有言其事者乃因御史景嵩
韓某劾尚書譚綸遂票旨並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皆
降調外任蓋雒前此曾劾綸已有旨矣而今仍追
降罰之蓋借以威衆使不敢再有言耳此是二月十
九日事二十日夜始將士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
不能言至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太
臣亦無一言當將處決了事而科道被其威劫亦更
不復敢言矣居正乃遂改換面目向人曰高老事幾
乎不免我爲他憂愁晝夜不能寢食吐血若干鬚白
了若干今纔救得下也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
以救高老爲功初時人亦感之及後漸漸所爲盡露
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爲毒哉居正高老平日
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旣奪其
位而又中以竒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狠
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爲奸哉居正旣借馮保以殺人

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点作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縣笥瑣探摘抄

劉昌

劉昌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
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
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彗隰黑點漁者得之守河
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
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
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

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卯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葦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嶠函諸山時正秋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水厓籬落皆黃菊大如錢藁生粲然乃悟河南爲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爲正色而正秋時著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罷聞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鑿姚公過之賓不爲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泊

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勉為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鄰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貺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為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京市中繼忠之壻曰宋昌裔善草書與沔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于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斬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

其後曰公愛文進之書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
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
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讒讒
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
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
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
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
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
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
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
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
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
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
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
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
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
動起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
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爲一隊最

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得者為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縉天質甚美為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

不難一時才名大課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燧汝

玉閩有王稱孟楊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

詞翰流麗孟楊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

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為知言後希範以

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摠裁國史希範因言其

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祺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籍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脩正汝王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王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王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召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王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上曰汝王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王以是自矜退步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王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宮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

權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顛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畱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一田叟又曰况青天朝會宜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脩謨洪所著傳

楊文貞公薦士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具有陳繼者善爲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人謝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隄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魯狀元絕筆詞

魯狀元子啟名際未豐人仕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彖潘亮士人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曰官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彖人以為少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輓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撒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脩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

鉉

予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

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
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
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爲替善日爲
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
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
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
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

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滂然東鶩其色
正黃視街衢如柘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少頃
天地晦冥微覺窓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如絳
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
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憫雨百計
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
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
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日
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左甚時或紅黑蓋不
知其爲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

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皆若被發者問從吏曰岡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疑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糶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薦曰當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金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

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
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
宣廟促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
同而面朝息賜復歸于完益殊遇也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
滎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迨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
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

故荅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
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
平一等省候如何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鄒御史
亮作三麥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
子善麥詡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
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窓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
平湯名胤勣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有松陽
學諭錢端學聞胤勣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

爲詩胤勣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跼踏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名溥字原博嘗爲繭窩詩有今古泮泮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者蓋指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勣同過草窓胤勣執禮甚恭携入詩就評草窓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胤勣曰北京八景詩草窓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胤勣曰第讀之草窓爲讀一首即已還曰不如歹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窓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一丈掛胡頭胤勣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遇其敵而然也

當時有晏鐸王淮及平等謂之十才子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日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阜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王笥集有云冰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魏邑嘗出北邙經平疇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為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柏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號南山谷尤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為寺觀材久則疏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額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額首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

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班黑正類豹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肩輿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有標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杳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有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子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荅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畫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

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摠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摠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軋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

東谷

亂勦

從予索之詩曰蕪甸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竿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斲柱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欵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嵌銀作
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嵌銀題模稜
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
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闢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
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
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
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
在薄雲間蛇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
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
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闢云

守宮詩

湯胤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
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惟解秦宮一粒丹記時
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竟消血未乾榴
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鞞寒何時試捲香羅袖
笑語東君子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

李商隱公讓後爲參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
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從者聞之曰何
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
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卽勒兵赴之既接戰
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朝廷贈官賜祭雖
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顧不謂之奇男子邪

二十八宿

文廟喜任文學嘗于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
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悅時
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曰此有志之

士許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
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公淮願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
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
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
階下臨榻頗逼真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
諸袖中上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
中之後也上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
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
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
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爲中書舍人

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讀書錄

薛文清公瑄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彖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爭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况公刻于肥庠袁鉉作序以為王庶熙陽作言熙陽丞沔池時稿畱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為霍州學務文于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著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為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廣譜

袁鉉績學彖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彖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候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彖鉉廣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為

其府所究破其產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吳

詩讖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爲增廣生是年
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
四名張瓛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
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
又味胡蠅云莫怪風前麥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
未果狀元及第

紀錄彙編卷之二

蘇談

楊循吉

楊循吉

姚守重士

車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為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饋以薪米因此遂復得錢繼中二老儒皆徵出部下自姚公折節顧好悉為貴客郡中常開宴彥士並集一右列指使據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踐繼中足勸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問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為重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

賓上耶右列慚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
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
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
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賤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繆謂
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
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
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身得其詩而
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亦笑其老
耄被詒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爲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公末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
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
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趨之以爲節凡給
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
三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
笑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
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佞
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

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
州察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
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
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
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岳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
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竿道輒一周焉他如圓覺
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餘
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諷誦略擬行
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盖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
彥脩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
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
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
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
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
原禮有彥脩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
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

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爲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
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史明古脩志

史明古脩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爲一門吳江本無山
循吉因論間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
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
與乎時都玄敬亦在座相與一咲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
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
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
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
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
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
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
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
家僧

吳都憲膽氣

常熟吳都憲誦少爲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珪於
都憲差後然亦一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各以豪邁

自雄欲闢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酆都獄至爲得惡
又爲梳括設伏於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羣偶鬼萃
而搶焉殿堂闐寂人非携一二伴侶不敢單身而入
也章與吳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爲驗每
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福山匿神帳中吳
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汝一箇次章所匿處
章伸手出乞我也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
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史亦
多有著述爲時名儒焉然福山今亦焚毀余數年前
一至土偶零落無復向日之可駭者矣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
罰一杯若至肆滴伍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
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
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辨者爲攬令亦有
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
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
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
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
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

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邑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爲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中峯草堂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居吾家鴈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卽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爲王臣豈屑爲是此

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尋要此亦是其標致常事何足怪也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徃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

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
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
長鉄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
陸盖鍊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
之

姚少師廣孝雜量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
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
使人緹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
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日出之謂太守曰
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吾
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林屋洞天

武功平生好竒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
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
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
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桂
者是也中設石床數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
流水阻絕漸爲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
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番作其間爲同游俗

子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東平誌異

前輩王某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因濬水於石堤下
得一廣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
幸遇王州判利後葬河東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塚
乃移塋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人止言我爲州判今
至握印得無過乎竟終於官其子洪余與交親言之
也

文襄仁政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
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頭喜曰
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佛嘯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
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咲曰卽如以年齒
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
行之自若

桐村事武

周伯器寓客吳中以教授爲業正統末福建盜作金
尚書統兵往征厥討伯器拱立胥門水次自薦唱曰

有嘉興儒人周鼎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顧其衣猶
儒服謂曰既趨武事難仍舊衣伯器曰諾亟易短袍
戴小帽束腰而進尚書納之後至福中遂為尚書親
信凡帳前合用文字皆令製焉賊平論功尚書與張
僉都不協其勞不得盡上止為沐陽典史

蘇治失火

况守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
况守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
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
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
俸而已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顛芟踐清華如吾蘇一邵盖有三
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
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
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教
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
者哉

楊尚書遇仲舉

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為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

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為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為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拔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至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周巡撫解嘲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行歲適不登人說之

曰周白地文襄咲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民間銀十兩至糴米五十石

夏卿風致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為吳中一時人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大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昇太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太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為人善因娛飲後情

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劉氏世德

先外祖虞衡府君厚德人也先舅初爲學生小試第
一人以爲賀府君曰湏得鄉試如此方可喜耳及試
應天府學士高穀得先舅之文而竒之曰是必山林
老儒果擢第一揭曉日先舅才二十歲人來報府君
曰且喜賢郎已作解元府君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
自若不異平時明年試禮部復魁天下府君得信復
然府君後以先舅貴封虞衡主事爲人好事禮佛諷
經終身每坐竟日人有誑之者未嘗不信也年八十
歲得疾數日延至次年元日而歿蓋復添一歲焉

薦人反噬

葉文莊公在兩廣巡按御史吳禎有小才文莊愛之
遂舉同治戎事吳由此得驟爲僉都既而吳不樂爲
之下謀傾葉結閣老李賢召之還鎮口外而已得獨
任文莊後至吏部由此不薦一人與先舅舉政劉公
爲莫逆交舉政以文學知名四方而浮沉外藩二十
年文莊不爲引薦士論薄之或以其猶以禎故若其
果然是何以一人之負已而遂以天下爲皆然耶大

臣之量恐不如是後文莊歿其家請舉政作傳舉政
辭之縉紳稱快蓋文莊在吏部僅僅保祿卒至老死
未聞有進賢之稱云

壽不係人

酒之爲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
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夕夜向卧吹燈
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
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
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醉
今年九十餘猶日行數十里也則亦其稟受之厚

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
然不飲酒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
不絕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沒又母族之一長
者曹翁居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
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爲蔣大
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可學也吾
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者宜師之雖不
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龔尚賢則其死信不
由命可爲狂飲者之深戒也

陳氏世家

陳惟允在張太尉開府時爲潘左丞客甚貴常在馬上遇王止仲步來止仲嘗微賤不爲所齒惟允揚鞭呼云王行可去我家看盡止仲羞之惟允死其子繼事止仲爲師止仲待之殊薄報前恨也止仲嘗稱惟允爲先友後有說之者云當時止仲望惟允馬塵猶且不及安得與之爲友乎繼卽五經博士爲西楊公所薦者也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劉守鎮訛言

慶州葉宗畱叛時在童謠曰到中秋過蘇州人皆相傳驚疑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劍能殺人者人蓋惑之忽有決囚使臣自北來者郵卒執小黃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聞之莫問其詳皆相傳報以爲慶賊至也棄擔負皆返走入城自楓橋至閭門肩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焉明日始定郡守執郵卒杖殺之

陸道判捐資

元時富人陸道原貨甲吳下爲甫里書院山長一時

名流咸與之游處莫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貲曆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爲汝禍耳道原遂爲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納貲爲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爲竹堂寺所謂二者其一卽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葛亦富名不傳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俞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湏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後氣時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桐村健文

周伯器往來吳中常以文自賣平生所作蓋將千篇開卷視之自初至終非堂記則墓銘耳甚至有慶壽哀挽之作亦縱橫其間然伯器之才特長於此每爲人作一篇必有所得彖或銀壹兩少則錢一二百文

耳伯器每諾而許之一日作數篇不竭精粗間出在乎得者遇之然伯器稍舉筆便得成章細字正書雖趣草亦然不見其勞也豈其才固有長於此者歟及既死所遺論著無一篇識者惜其有才而錯用之也

巧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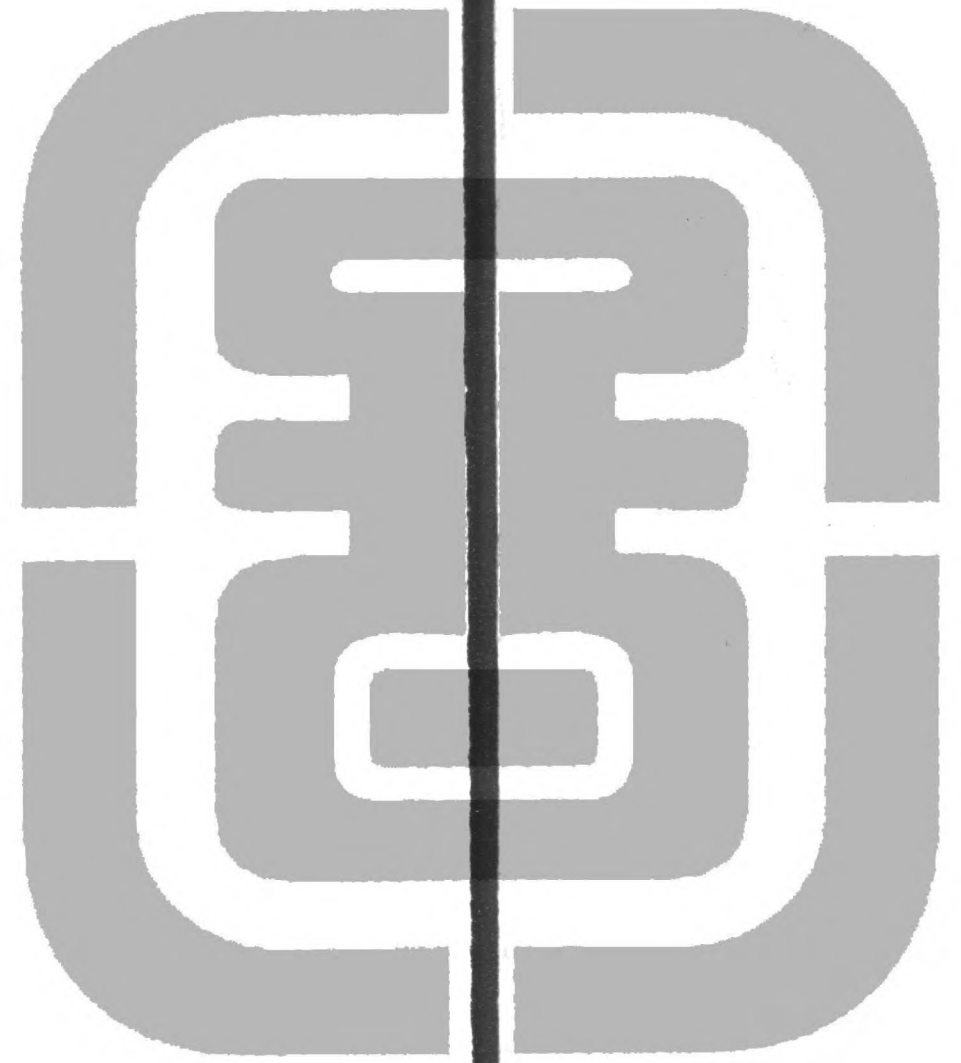
練從道御史初在大學時有例選諸生爲御史堂上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僖敏公在都察院俞尚書公在刑部從道先詣僖敏曰綱貧士窮約久矣適有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俞公見憐已許相舉望公贊之勿沮其成也僖敏駭愕不意俞公之舉之也頷

之而去然俞公實未嘗有意舉之也從道則又詣俞公請曰陳公將薦我公勿格之俞亦愕然明日二公會于朝各以所聞相質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故爲此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鄉人涉嫌不可乃別請他堂上薦之從道竟得爲御史是時從道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二公實畏之故爲所脅不敢不從焉

嚴驗

韓公雍初浙江叅政居憂在郡中而西廣蠻弗靖朝廷以都御史起之令往征焉公將行祖客駢列酒

間公持骰子祝曰看吾此行能撫定諸夷不負委任
願一擲六紅展手而六骰皆四在盆焉衆客歡慶公
爲引滿及到廣一征悉定卒如所祝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一

病逸漫記

陸鈇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
大統曆於百官進 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
曆士遞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
御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
鑄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備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
私造律處斬

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不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言欲慎簡縣令正本清源從學校監胄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污起用高明夏塤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內閣商輅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飭邊備足邊餉重地方慎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誤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蓋陰症也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隣謂溥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啣之上初

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又仁壽太后初嘗欲見上于東宮為倫所沮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徐有貞初名瑄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議內中甚

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理博學能
文辭任智挾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貞獨
不署已而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草以進內云
豈期監國之人遷位等語蓋謂 景泰
帝為篡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
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尋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於其
語半時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

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
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趙輔
神機營撫寧侯朱永寧西侯蔣琬團營冬夏每月
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之內凡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
五城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百袁指
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百二十
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

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爲一羣一歲產駒三匹
三年差內官車駕司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
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
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
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
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稀毳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
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
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掌中相粘
者爲無病粘少者則有病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 皇子既冠者皆居於
此

武昌茅山田畝稅五升歲辦杉木板牛皮五百張及
蓮肉細茶以充貢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
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矣
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爲之絕倒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
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外除職

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
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
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供床褥禮部置
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升酒半瓶又 欽
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
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
兩表裏又各人衣服一套靴鞵全馬價高者三表
裏次者二表裏其羈留人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
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名軍士
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司支糧者七百餘
人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禮部爲轉行科以
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
也

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
郊天齋醮用之第二 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
三 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 誥命之寶 勅命
之寶 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勅命遠去者悉用
一寶封識其文云冊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

司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繳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閘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西淮易至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某盡力欲通舟左右旁阻之或云道士仰彌高爲上言黑青之出爲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椎貴止之迄無成功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張子房墓云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龍口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衣百戶視其隱駙馬會聘者聽其所從

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于準江西餘千人能通五經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褒城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食不能克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為王王之嫡子世為候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蠲其徭役今王之子為郡王郡王之子為鎮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其末世為奉國中尉故不能無窮迫之弊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為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嬪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皆不得用其有贓者為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檐城磚一塊重四百斤方為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

此係詔書內事例不為常格

其數幾千人每直三

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

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

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園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千多少校尉五百三

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

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雖名金牌

亦以銅為之銅牌式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摠兵叅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

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旨車駕司

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旨然後給

與勘合起送印綬監關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

送尚寶司尚寶司題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

某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車駕

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

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稱為精軍南京

不過四五萬之數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者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其數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

人費印送去

南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爲費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 上遣內官汪質出主灰厰中訊鞫之後即以灰厰爲西厰伺察陰私今四方以妖言見捕者日至其來未艾以尼爲之禍端南和縣執送一人名王英者能行鍍布衫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嘗有一進本乞查理馬數問發克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虎等

衛皆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 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今天津入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翰林檢討王稱字孟揚其父某在勝國時守潮州值天兵至竄歸閩中其友吳海屢勸某死某以無嗣辭既而得僱吳復勸之死某曰吾今可死矣期在明日吳明日素服往吊至則某自縊于後園君子曰守土之官當死于土有子無子豈可復計惜

紀綱彙編卷之三十一
哉其之死緩也然其雍容商確不以事過而忘其
心亦賢也矣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 永樂九年舉人母某氏
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
跪進鄉人初不能知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遇
其母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爲力謂妻曰汝未
必不厭吾母也

南陽衛頗有淫風其林氏女聘未行而夫卒乃白其
母至夫家送葬畢遂行三年之喪事其舅姑曰舅
姑無他男獨妾夫今已死吾寧忍去耶太守段堅
賢之月廩其家

温州平陽小木最工寧波奉化大木最工木匠中又
有圓曲一色如做交椅凳卓之類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廣東人所奏與
知府魏觀等俱罹極典

甄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
庫贓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甄城內文華殿南是內
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
雲南各處礦銀各關辦銀歲進若干各入女官庫
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頃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

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間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何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後文淵家居與焉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今上王文之子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之說實基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里無面目見上故妄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鷄兒嶺有 旨徵還勇以虜薄嶺口我軍一徹虜即至矣上不從遂內徙虜至 駕陷時 駕下營平地四面皆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吐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鎰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

斷橋結三營以待舍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畱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來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摠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率柔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蕭養反黃蕭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無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寘之重刑與蕭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後劫牢出嘯聚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臨城勸降蕭養所為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褒贈之列

修撰岳正字季之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志作王翱薦正父某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

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英廟召至文華殿喜其壯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協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以天下事自任即語上欲乞解曹石兵柄上令往諭

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請上慟哭
乞哀 上云非干 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
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某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燾
出名內具詳品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
曹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
石亨不與時有貞閑住吉祥怒令京師太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
原許彬諸人勸止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
援且以銀千兩賂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
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未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
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嘗疾視之曰岳
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爲曹石所
愬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克軍曹石敗放回
原籍爲民

雲南木邦宣慰司龍川宣撫司俱有寶井出寶石宣
撫司囊行羨是嬖人名頗與宣慰作抗不能屈服
五月初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質卽西

紀綱彙編卷之三十一
一
厥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爲事而百戶韋英爲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賊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木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爲夾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爲父子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暘等亦受窘迫暘等擿內閣商輅等及六部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正體上卽日令單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十二日着黃暘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尚寶卿朱輝爲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爲禮部郎中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蓋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高煦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意稍解後終見諛乃徵諸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

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尋慮後竟被害

國朝修未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中始革去黃淮金問嘗

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 章

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

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萬可

六七年之食

王信替李某王朝遠替宋有文 甘肅 李敬替張瑩 大

同 彰武伯楊信叅將 江山 陳鶴替彭誼秦絃巡視

以北三關王永駙馬十日謝恩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馬姓者通其里嬾某遇嬾

之夫自外歸馬潛隙以伺至五鼓夫起有他出以

天寒不欲其嬾同起且爲之覆被按撫極其周至

然後去馬竊視之甚審因念其夫之篤愛如此而

其嬾乃反踈外通於人甚爲之不平入厨中取刀

殺其嬾而去後以夫殺死坐其夫棄市馬遂陳其

見殺之由曰是某殺之也監刑者止其事遂皆釋

之

國朝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
全蜀之險 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在河南界中
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千戶所在山西境內亦犬
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堰城堤以分
汶水入洗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洗河出
濟寧水利主事公解在寧陽

東宮官典壘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
在內書館教小內吏吉提督內使因識其人亦一

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
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
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
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竊國情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 上嘗賜 東宮莊吉備曉以不當
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
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
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駢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
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誦孝經爾其

見畏特如此 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官
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
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
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
太監張敏今 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

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時教庶吉士曾子啓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

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 戊

邊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以書懇執政執政袖其

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

家居 末樂初元徵赴 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 靖難兵至

南京金川門觀走死其一妻二女俱被執有 旨

配象奴妻詭言蔽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家

湏吾母子去取不爾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

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子當以衣裾幅

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
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死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樹木邦一帶西南

正統四年作北京禮部

井在孟密

宣德六年作北京禮部

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葬祭 聖旨不准終喪

劉辭二本謝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十兩米五石

鈔十碗羊四腔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

前聞記

祝光明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
草莽臣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
其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
顯潔特創神樂觀君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
轄錢糧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
較常贍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飢寒亂性諸

武舞執干盾之屬後易楛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
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以羲和惟天陰
騭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
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
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
今天下一統學者倘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
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僉三吾刪其過者爲孟
子節文不以僉題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

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
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
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
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
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
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
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
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
其順行之日常步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
逆行步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單正有誤方來今

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
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
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
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
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
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
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
氏之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
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
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平吳仁言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
蓋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
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
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
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臺舉親而劾讐有司
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後
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鮮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
真有異其治世以甦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

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千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朕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觀既待之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克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牙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

知元綱已隆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
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
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左甚於蚩尤葛伯崇侯
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
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
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
所謂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
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
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
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

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
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故有千百相
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
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容爾臣
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容請施行准此合行備
出文榜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
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許士傑賚到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
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

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
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
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
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
樣制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
定而小民徃徃或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裏竹絲
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
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
緣維禎與手按也

公宴節錢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謂禮部左侍郎

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以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

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衙門令衡等詳定十月初

八日衡等遂奏准行移各官司遵守凡遇正旦冬至

聖節筵宴節錢就於彼處官錢內支給其無府州縣

都司衛所行移附近有司閑用其錢則例每一節布

政司一千貫 其在城都司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府

其在城都司衛所俱赴郭大小衙門官吏師賜早

者民俱赴本府筵宴有都司七百貫無都司有

衛六百貫無衛有所州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

本州筵宴有衛五百貫無縣其在城衛所并附

師生賜阜者民俱赴本縣筵宴有衛四百貫無有司
無衛有所二百貫無所一百五十貫
衛門衛所衛四百貫
所一百五十貫

給有司官錢

二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一員給與盤纏鈔一
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并後定給引錢爲堂
食費於乎養廉之意至矣

驛兒屬對

太祖皇帝一日閱遠方驛夫見一小兒在其中問之
兒對曰臣父當此役近日死臣代來耳 上曰你幾
歲了對曰七歲 上曰能作對麼兒對曰能 上曰

七歲孩兒當馬驛即應聲云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嘉蠲其役

龍湏

太祖皇帝嘗進膳於膳中得髮一莖召光祿官問之
對曰告陛下此不是髮 上曰是何物耶對曰龍湏
也 上即自將聖湏隨手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歐陽都尉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
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覲萬一之免一老胥聞
之往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立予五百金

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佞肆乎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湏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妝湏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褻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心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問其詞曰一味哀鳴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群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粧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哩遂叱放之

勤政

上勤民之心振古罕儷凡得內外封疏即令左右疏其事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示儉

上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屏幃垣壁多繪耕織像也

持志

上持志競業無愧堯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達旦不安寐者蓋 上兼善推測於

天心無不洞然也

天王堂土地

姑蘇闔閭子城之濠股有東西二天王堂其西堂東廡有土地祠神貌甚顛 太祖皇帝相傳張氏僭據日有道者潛塑此像意謂此土地當屬 太祖云耳道者失其名蓋異人也或曰偶肖聖容初無道者事

誅李司徒

張九四之敗實由其臣僞司徒李行素倒戈也我太祖皇帝始命勞之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然後取對九四斬之以示大義此固顛漢祖斬丁公事

而施之尤切當也

床下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隣媼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夫入房婦問曰何故才去又回夫曰我既行見天寒忽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爾冷來爲加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曰彼愛其妻至此此媼乃忍負之而與我淫耶即取刀徑殺其媼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媼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登場大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了

柰何要別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我要面奏監者引見
校曰告上位此嬾人是臣殺了不干賣菜老子事
上曰如何校曰嬾頗有姿色臣實與之通姦其日臣
聞其夫說話臣因念此婦恐負其夫如此臣在床下
一時義氣發作按不下就殺了他臣不敢欺願賜臣
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也卽釋之

宋祭酒

國子祭酒宋公訥剛正威嚴不忝其職而 高皇所
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閑
之際常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令畫工因寫其
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幙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
畫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
之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訥對曰然 上
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踏而碎
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法教率所致有負陛
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知
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斤

先曾祖受天恩

洪武中朝旨開燕脂河大起工役先曾祖臣煥文與
焉時役者多死先曾祖獨生全工滿將辭歸偶失去

路引分該死莫為謀其督工百戶者失謂之曰主
上神聖吾當引汝而奏脫有生理先曾祖 從之既
見 上百戶奏其故 上曰既失去罷先曾祖方欲
叩辭 上忽又顧曰看你模樣也似箇本分的可賞
鈔二十貫臣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
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
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
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齊來

或云文天祥

嘉定縣吏人

洪武二十四年蘇郡人有為嘉定縣吏者郡中一鄉
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私直之吏曰今上自郡
府下及縣首領官皆庶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
敢私出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第公理之決無枉理
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驚愧
卻去辭讓久之吏曰我以鄉曲之故為君受一斛鄉
人別去既半載吏假歸遂以原粟奉鄉人之毋曰此
若見寄我處之物耳今以還毋

道不拾遺

聞之故老言其時道不拾遺親有見遺鈔於塗者第拾起一觀恐污踐更置階所高潔之處耳竟不取也

修書

太宗皇帝大崇文教以四書五經經宋儒發明之後又諸說不一僉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會萃去後并纂先儒論議有俾斯道者為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通二百二十九卷當時供賜甚渥惟禮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餘帙聞日久催纂之故或未協輿議云或云禮經最後成未審其後又開局修未樂大典凡

古今言行巨細網羅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浩博過之以太穰濫竟未完淨而罷聞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仁廟右文

仁廟好學右文詞翰並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然踐祚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嘗戲語人曰使我應舉亦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霍侍郎

英宗皇帝在北狩時至塞徼俯瞰邊臣或僉取財貨

諸物諸臣不敢多獻或畏縮失前彗不稱 上旨惟
大同府同知霍瑄奉旨必極力呈進惟恐不及及
上回鑾即召見瑄嘉勞久之至朝遂陞爲工部侍郎
睿皇徵吳處士

睿皇既復明辟政治大新慨然欲得賢才而用之聞
江西有吳與弼者乃舉徵賢之禮起之下詔曰 皇
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
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未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
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
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

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 思訪嘉言渴望來
儀以資啟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
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
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諭
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與弼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
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弼謹奏爲薦賢事天順元年
十二月初四日欽蒙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禮幣
降臨衡茅以臣爲才而徵聘赴闕聞 命驚惶恍然
自失罔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

而弱冠沾病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暮年疾病愈深夙志彌怠自愧虛度此生付之長嘆蝼蟻微軀何意復蒙 聖明齒錄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古所希之盛典哉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而崇儒重道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與天地同大日月齊明有血氣者莫不忻悅况在於臣敢不踴躍恭 命謹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日陪鄉鄰老稚謳歌舞蹈伏惟聖德愛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說實難免於輿論於時肅將前

件勅幣謹用緘封候春氣和暖扶疾隨使賫赴闕庭以圖辭免臣於二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蒙 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非

才既未經辭免禮幣之榮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將原賜禮幣進上伏望 聖慈宥憫憐臣見患

兩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日嘒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

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義特用徵聘今忽然遠來朕深喜悅然幣以將誠官以侖德非過也不允所

辭既而與弼在文華殿見曰臣多病失學不敢當聘
奉 聖旨莫讓賜表裏與弼對曰常禮不敢辭聘禮
固辭奉 聖旨莫迂闊不唯久之與弼復辭歸 上
乃從之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
士吳與弼聞爾與弼懷抱道德嘉遯林泉特遣行人
造廬徵聘爾其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欲煩輔導東宮
授以官職爾其衰老固辭留之數月果然病勢弗已
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嘉猷
勗朕足窺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表至懷仍遣行人
送歸故里復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以資供贍爾其

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期勿
忘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意故諭

已上原作一卷

英宗皇帝聖德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羣臣兆民若喪之情至甚以為
神德聖政不可殫言然卓絕者四事左為神聖之極
蓋終世未嘗以非罪殺一人未嘗差遣內官出外幹
事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古人君所甚
難者而出於 帝之剛明獨斷其他固未能管蠡計
也

英宗免禮官罪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禮樂百辟
濟濟一時偉麗之觀甚勝而容臺鳴唱者贊拜之際
偶眩於金碧煌煥遂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
惕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隨舉劾之
天顏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誤拜
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錫宴豐渥也

沈孝子

吳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
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彘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
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
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
整理之擎至舡邊舡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
舟陳食毋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毋接杯乃起跳舞而
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毋毋意殊安之也必毋食盡乃
更他求自得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已也日日
如之幾數年毋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託亦時少周之
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直孝矣

妻代夫死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奏爲
陳情乞恩代夫死刑事妾聞爲人臣則當死君之難

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嬖則當死夫之難為臣而不死君之難是為不忠為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為不孝為婦而不死夫之難是為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 我國家聖聖相承既久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家詩書戶禮樂聞闔三尺之童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妾嬖幸生太平之世叨蒙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為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佇幼蒙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為佇者正當夙夜戰兢鞠躬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

父母劬勞之德奚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戶孫綸連結事情親賫其奏越理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但夫之父毋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弊憊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况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獄缺人侍奉痛哭悲號日夜不止孑然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事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嬖之道乖矣臣欲合公

姑而供給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嬾而不孝於公姑而子嬾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爲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是失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有以全三人之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

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臣蝼蟻雖微而一念之誠惟天可表臣幸遇聖明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也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如蒙 聖慈伏望哀憐惻怛臣公姑老病飢寒之苦饒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之幸甚臣之夫之幸甚臣之父母之幸甚哉臣激切至誠冒干 天聽臣不勝恐懼戰栗待死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死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

紀綱身經卷之三十一
聞伏候 勅旨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死罷欽此

平淮碑

姚內史文粹載平淮碑黜韓錄段人彥議之予觀其
後載石烈士之說則不足於韓明甚去取之際自有
意在非誤也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爲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
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自高祖武德
元年戊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爲五十三年敦牂

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百一年
舊云韓王元嘉之子訓爲毋房氏立此碑元嘉乃高
祖子然則碑刻於咸亨三年庚午而釋文刻於二百
年後乎世傳李陽冰卧看三日陽冰與李杜同時人
若是則此碑已久矣又云道士書畢化鶴飛去比之
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
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
命書之一言爲可疑豈卽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
恐人不解故併釋之耳 元明按宋吳桐所著五松志
載其事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爲妣

紀金身經卷之二
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 碧
落在絳州者立于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于佛龕之
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
然則碧落豈亦惟王之筆歟石誌今不見不知文與
書何如也雖澤碑亦不知爲何人書然可以見與絳
碑同時並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仕晉時榻得
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無有矣近胡憲副謚修志
載其目乃註云李譔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爲李訓
書而又誤訓爲譔耶

王敦殺妓

王敦殺行酒美人事見王愷傳謂爲愷妓而世說以
爲石季倫樂史作綠珠傳亦然未知孰是

楊尚書

吾鄉尚書晞顏先生楊公翥其先墓前有一石碑傾
欹不穩一日田兒數輩聚戲其下共推碑碑遂仆羣
兒一時驚散守墓者奔告先生蓋恐先生怒豫爲羣
兒家地先生遽云傷兒乎曰否先生曰幸矣可語兒
家善護兒勿驚兒也

陳節婦

鄉先生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母 節嬾守義甚堅教

公充篤郡邑上其事於朝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勘結得實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見節嬭方率子淮園節嬭前行檢討抱盞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淮地未畢節嬭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遠望見邊擲盞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卽以上聞卽准旌表門閭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

了然一身僕猶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貨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舡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舡家來扣門門未開邊呼曰娘子何如官人久不下舡來言止此耳令屏嬭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

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
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
也

唐宋金石

成化丁未八月常熟李墓人治地得古墓塼一塊極
方正光瑩吾友邢麗文^參宛轉獲觀之將至于家不
諧而毀乃唐顧良輝墓銘越月都玄敬^穆又得一石
于虎丘殿中之佛後石可二尺餘四周皆斲平如面
則唐汝南周貞之誌也玄敬即輦歸之數日玄敬復
聞花園村有舊石露在塵土亟與史引之^經吳子明

燿趣步往觀則宋德壽宮使祝公端友之塋文也諸

君遂取之以同姓故歸于

光明

兩月之內連得唐宋

金石凡三亦奇事也今錄三文于此顧詞曰唐故顧

府君墓誌銘并序太和三年十一月八日塋府君於

黃卯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翼府君諱良輝字

德光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伸弱

非公不 死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

終于私第有子四人長顧秀次顧 次顧康次顧芳

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塼爲銘詞曰

赳赳武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游魂莫測身沒名在

嘆之何及周詞曰唐故周府君墓志銘并序君諱貞
字處蔗汝南郡人也祖度父玩為代素尚介然清高
心無宦情丘園養性君即父之第二子也君韞生知
而挺質稟夙植以崇因廣談八解之門高蹈四禪之
域至哉妙覺無得而稱焉何期積善無徵殲我賢哲
以開元廿八年正月廿日寢疾終於私第享年五十
有七嗚呼晷運不留泉扉闕景其年二月九日窆於
郊西北九里武丘東山新塋禮也有息懷欽懷德等
並陟岵纏哀趨庭絕訓昊天殞烈扣地崩摧恐陵谷
遷移勒石以為銘記詞曰惟君敬法道裕規模五欲

斯拔三軫齊丘其一泰山其頽而子安仰撫櫬增悲惟

神昭爽其二佳城見日石槨銘詞一扁此室萬古何之

其三天道微昧誕育人倫死生有命塊比無垠刊貞礎

考紀度陵谷考不湮其四二文皆不著撰人名氏顧書

予未見周書岑厲若刀劔聚列稍稍顛李北海宮使

之文則其子宗尹泣血志也詞繁不錄已上原作二

啖執炙者

顧驃騎榮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
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顛鏗與賓友飲見其觴者
回酒炙授之衆皆笑鏗曰我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故智耶抑延壽之誤耶

武功伯賦何文淵

徐武功公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庶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說

訊盜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去一金餅一庖人執事餅所咸謂其竊之無疑告捕繫獄拷掠不能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追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粥於市市人疑之聞于官逮至則衛士也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於壇前只換取繫索耳官與俱去發地果得之乃密比庖人漫言之處相去總數寸耳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齏粉矣訊盜之難如此

身丁錢

沈君玉逸民漫抄有身丁錢辯云國初蘇州人戶編免丁錢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二貫九百四十六文今

無之世言蘇秀身丁錢繇丁謂爲三司使日有請而除之按真宗實錄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文則非特二州而已當時謂實爲三司使而實錄不書其請吳人至今德謂像而祀之甚謹謂本倖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史氏不應沒人之美如此是年八月謂言東封汾陰賜與億萬加以給復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筭皇澤寬大然有司慮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貴澤及於民但敦本抑末節用愛人自富足矣則知身丁之免決非謂所請無疑也范文正公亦君吳父子皆近世社

稷臣所當百世祠祀歲時奉嘗之反不如謂閭閻之見固不足道而通官顯人亦從而神之誠可嘆也然謂狡險彘智必嘗叨天子之恩而歸於已既欺當世又欺後人惜不遇狄梁公輩一掃而清之遂爲三絕以曉郡人云云嘉熙間金壇王實齋遂端人也以法從典吳門因誅妖民徐與賢等遂親詣岳祠拘捕不係祀典之神皆碎其像而沉于河覩謂亦在從祀之列不勝其忿問典謁李祈云云奸謂何得廟食於此祈以昔魯曾奏免丁錢爲對實齋一時信之乃不加罰於謂使倖免至寶祐間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騷動

天下吳門泛糴三百萬乘皆以官誥折直馬約齋揚
祖奉行甚嚴莫不切齒有士人李姓者入岳廟出語
痛責大書一絕焚於前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
完土木身底事若無悛改意又教孫子害生民詩傳
四方人皆發笑今兩浙諸郡皆不納身丁錢者乃因
韓平原秉政日奏請而求除之民受其賜多矣而無
一祀者名明按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吳越舊式民間
盡笑丁壯錢以增賦典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
棄於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携寄於釋老者真宗
一切蠲放吳俗始蘇歟文瑩當時人其言想得其實沈

又及韓之不祀則侂冑豈賢於謂哉蓋小人亦未必
無一長可取也

晉元帝

晉元之生據本紀只云夏侯妃通小吏牛氏蓋其時
牛金以為宜王鳩死久矣後人皆云金生誤也

晁錯張遼

晁錯上奏更令諸侯皆疾錯錯父謂錯曰劉氏安而
晁氏危矣宋苗傳既逼高宗禪位聞外兵將起乃憂
恐朝帝其黨張遼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小人不知
君臣之義惟以安危相校視其君與已若隣人之角

勝負者今古一律甚可嘆也然猶能識其危而不能
不爲則亦何爲而不改乎所謂小人枉却做小人者
要之至愚而已

曾狀元

未樂中曾狀元祭以後才入翰林朝野聳望一日外
邦貢使至絕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
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
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于 上上問卿量幾何狀元
曰只消待得此使過足矣不必盡臣量也 上悅令
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狀元殊無酣容使人媿赧
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有事 上命罰去冠服只服士
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
其職銜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爲修史
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音如死時館中諸公聞
之大笑見之遂呼爲羞死人李至剛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音洪亮抑揚殊聳

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爲誰其人邊曰此王少卿也

茂面事際

今吳人呼素昧平生者曰陌面不相識陌恐是茂字即左傳所謂昔吾見茂之面之語耳又稱事務爲事際按南史王晏專權明帝雖以事際湏晏而心惡之

誌事際謂舉事之際二字恐出此

盛寅先生

鄉先生盛起東寅嘗有夢有人寄椒在家久矣急欲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覺深自咎曰豈無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李壇

予嘗得一故牒中有題李郡王山東事迹因節述在此景定壬戌二月三日離漣水帶漣水西海東海及僉畢五萬餘人入裏二十七日抵濟南府三月五日小捷三月離濟南五十里老倉口十八日大捷於清河四月三日受圍離城三十里開河築城凡三河三城而圍起十七踞人馬高麗國兵亦來自圍後城中

嘗有白蜃氣觀者以爲白蛇精史天澤摠把丞相差人於東平取開山人來開山人者卽吾國捕蛇之人一見其氣謂是白蛇精未食血若食血了難收今則用百日捕得此蛇城卽陷可活得李行首乃於白氣之方拙一土穴收禁蛇於其內早夜繞城吹牛角咒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不出大蛇出至六月半間其白氣騰空而去自是李郡王似失精采日復昏沉雖軍伍不齊將士作亂以致絕糧俱不能曉甚至截屋簷草拌塩而飼馬已而亦無相濟食人七月十三日結陣而出人已無力復被殺入由是諸軍間有出

投拜者云昨夜天文見當主兵散郡王曰俺每也無理會自是日逐兵出投拜十八日子出投拜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墜於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壇死於此於是坐於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早分付衆人出各討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子投水止及其腰有一老子姓黃曰相公爲天下不平做出這事何故自墮引而登岸至孟樞府千戶治所密報張相公差人縛出嚴相公首問曰此是何等做作王答曰你每與我相約却又不來嚴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

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喚黃眼回回碎去
兩臂次除兩足開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斬首令其子
提其首以下山東諸郡王有子六人長曰崇山次齊
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總管鳳山乃搭察
兒妹生牛山景山俱在崇山爲忽必烈取去鳳山爲
搭察國王取去李王之死身無滴血惟是黃膿漿尸
無蠅蚋亦可怪也其受圖之日作水龍吟一詞曰腰
刀怕首從軍戍樓獨倚闌凝眺中原氣象孤君兔穴
暮煙殘照殺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掣
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 世變滄海成田柰羣

生幾番驚擾干戈爛熳無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
河胸中事茶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
燕趙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

吳俗呼擲工爲待詔

徐達爲

女開貌達見女貌美因謀爲男家喜筵茶酒

供事人之稱

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
共竊女昏時壁惡少於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日更
乘女獨在室遂突入急負女于背奔至後垣開門以
女授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

少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懼不能聲喚也俄而男家失
新嬪方共駭訝莫究有點蒼頭稟家長茶酒素亡賴
且日間見其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况兩度不辭而
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達開面事成以爲是其所
爲即同入後巷追之巷甚末而一途無他岐惡少見
追急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旁
有井遂擠女其中既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答待旦
送在縣達始吐實乃押達往覓屍果得之然而男子
也達亦駭怪又逮惡少來惡少供吐如達詞舅姑或
謂事由父母又逮妯人及兩家鄰皆無可言在是縣

官與女父母翁姑婿達惡少媒鄰咸迷惑無所決榜
示屍親父之竟無認者乃姑釋諸連坐羈於外獨繫

達與惡少數加拷掠終無狀君年餘一日縣官方到

治達忽開封之某縣失記解至二囚一男一女也達見

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前問
之乃始得其實蓋方女入井井簪不死女大呼求救
而諸人得達在山路只自擁之而回喧哄間不聞井
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封人同商在
松而歸者聞女聲趣視之因議使一人下井救女一
人以布接而出既出接者視之美女也因遽起惡念

彼商獨與偕又其貲甚厚今因而戕之誰則知者顧獨得羨婦其其貨非計耶遂以輓石亂投之商斃焉即官所出疑屍也商得女問知其故謂曰汝第隨我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事我爲妾吾家叩汝第言蘇人之嫁爲妾者不然開口即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也女惧而從之既至家彼商來問商第言分手於蘇州女如商戒相處頗善而商故妻悍甚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日商出女計諸鄰姬鄰姬曰若固無罪特從誘脇而來今爾何苦自忍因道之奔訴於官於是逮商同女解來審驗耳嘉定令聞之大嘆息速回文正商誅於其縣而臧達死并正惡少之辜歸嬖於其夫云

南京姦僧

諸民惟錨徒不可盡察大姦賊尋索其間予聞之者尋矣頃聞南京一賊左可惡京城外僻地有嬖人探親獨行一僧遙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嬖人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脅出刀撼之嬖惧而從焉既復謂嬖我欲觀爾雙乳即推什篋於中據坐其體取囊間利刃割取雙乳頭藏裹而去嬖痛絕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嬖仰卧道旁口不

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物粘牢然後燒之則內肉了不痛也予謂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之一知也

關千戶開弓

徐勇說向在湖襄謁錢大守于舟中錢說此有閔千戶開弓試坐召觀之乃覓之來身長七八尺偉男子也錢令取四弓與之閱一一取張之視其強弱取一強者兼一弱者兩分之令力均乃以兩手各握雙弧以帛裹四絃之中橫着口內嚼帛弦而兩手挺弓開皆滿焉閔自云爲雲長之後

義虎傳

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髻髻外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父夫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耶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固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頗得無少忤乎一忤

且不可得復進畱而內守舟先容焉計也寔從之偕
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寔胼胝破碎血出
被蹀躞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聽之
寔墮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嚙
於虎矣若知何嬾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
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嬾亦從之偕上山富子
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
嬾未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
嬾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
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

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導之
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文一
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
嬾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旣相逼果夫果妻也相
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
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嬾曰我苦若死若固
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
是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
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
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

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戲語得嬾

蔣霆餘杭人嘗與二客白遠歸至諸暨村間遇晚遙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裝小慙俄忽雨作衆意甚不佳蔣顧門內欲直入二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嬾翁家二人笑止之門忽啞然而開一叟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人遜謝蔣面發赤不能仰視叟覺之乃特肅二客入曰請即寒君避雨此卽既云云乃我塔耳禮不可與

客等可立俟于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叟遂閉門至

堂揖坐二客通姓名叟曰老夫陶某也暄涼罷復咎

蔣曰人就無顛沛途 問不謹如此豈周身之道耶

二客又爲遜謝迨又命酒勞客竟不邀蔣蔣栖栖獨

倚雨簷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將自行覓旅舍

時將一更向盡方起行忽聞門內暗中低語云勿行

有物在此少待持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得

供享乃復竊主人物乎良久墻頭擲出二裹蔣取視

皆女飾飲器俱黃白也速負之行不久又聞墻頭墜

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辯又念此爲二客竊

逸無疑急復開襪取金匿懷袖間仍負褰疾走二人尾之然不逼近黎明回視乃一嬾及青衣耳蔣大驚駐問之嬾亦驚既而曰姑到君旅邸言之蔣即挽與去入一館密扣之嬾曰我主人女也幼許嫁某今且瞽矣我不願歸嘗屬意于一娼家郎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妄語云云我計爲私郎的矣亟收并少貲貨擲而踰垣慮爲人覺今業已如此郎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矣蔣於是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之途嬾入門甚賢能爲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

蔣曰始吾不願從瞽夫故續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迨病矣柰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不彊譴君試圖之蔣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爲君效委曲乃至叟所爲商人貿易者事竟叟歛客縱談客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餘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間以片言得一婦翁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叟曰知其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叟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固也叟妻三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妻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爲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

客曰翁媪固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婿平叟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忤情為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叟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毋女哭絕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婿扣頭謝罪共述往語叟曰天使子為此言真前言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宴會盛禮厚貲遣歸之復禮客為媒遺貲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下西洋

永樂中遣官軍下西洋者屢當時使人有著瀛涯一覽星槎勝覽二書以記異聞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

記其槩

題本

文彙不錄

人數

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

筭手醫士鐵猶木船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

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

里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舡十

日到徐山

打圍

二十日出附子門 二十一日

到劉家港

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長樂港

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

虎門

行十日六日

二十四日到占城 七年正月十

一日開航行五日 二月六日到瓜哇斯魯馬益

六月十六日開航行十日 二十七日到舊港

七月一日開航行七日 八日到滿刺加 八月

八日開航行十日 十八日到蘇門答刺 十月

十日開航行三十日 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山別羅

里 十日開航行九日 十八日到古里國 二

十二日開船行三十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魯

乙忽謨斯 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行二

日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 二十日大船回

洋行十日 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刺 十二日開

船行九日 二十日到滿刺加 五月十日回到

崑崙洋 二十三日到赤坎 二十六日到占

城 六月一日開航行二日 三日到外羅山

九日見南澳山 十日晚望見望郎回山 六

月十四日到崎頭洋 十五日到碗碟嶼 二

十日過大小赤 二十一日進太倉後程不錄

七月六日到京 十一日開賜獎衣寶鈔

船號 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

序一二等號 船名 大八櫓二八櫓之類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爲謬也

程南雲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南雲甚寵狎嘗在禁中 上令左右引一虎蹲其所處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南雲知之乃遽召南雲南雲趨出至虎室門前忽啟虎突出正與遇南雲驚駭踣號呼久始定

虎乃去牙爪不能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盖用爲戲弄如此

逸詩

今世傳逸詩一首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詞旨殊悽愴也

左六十王昌四

予觀角力記所載勇之者甚多中如惡新婦以指畫石石入指痕殆寸又唐缺史載辛讜持鬪牛之角而擘之牛身遂兩嘗怪以爲近誕近聞國初有左六十

者則前言可信六十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兢六十不怒更好爲哥且來遂引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拔起廊柱引裾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又近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力充大予嘗傳之今錄曰義興人王昌四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上去四尺或抵騰騰爲之動嘗餽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僅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恚集鄉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

持檣拂左右左右反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蚋紛然赴叢薄間眠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擲空中逮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槍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拔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倭治竹未就虎突王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搯虎兩膊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杪斃焉昌或又虐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奔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無爲於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

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
廬舍昌昌病舍女女往碎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
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贊詞不錄觀此則孟
賁烏獲又風斯下矣今朝制選將軍謂直殿者號身大漢將軍
力相應以長八尺所司有木架高八尺選者是擔五百
斤輒行殿庭二匝為合格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為弄按南史蕭詵接鬱林王出至
延德殿西弄絨之丁度集韻弄屢也屏也又作屏蓋
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術字俗又呼弄唐唐亦略也

娼窈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襄泊舟官河下其旁四
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矣
衆競出觀至則果艷姬也與一優偕來其船比朱生
之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作娼罔不密察有眷眷意
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
娼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家俗生計
以及妻之恕悍子之孀寡極悉僕一一告之乃去迨
生還僕陳其狀生亦不為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
優邀生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

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既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容
生數殷勤之娼亦漠然不領倩其歌亦不肯俄先去
卧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爲歡乎娼
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滯也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
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
就寢中夜問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
冤欲圖之人久不獲日者吾察君久似見君有心人
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吾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
適裂衫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
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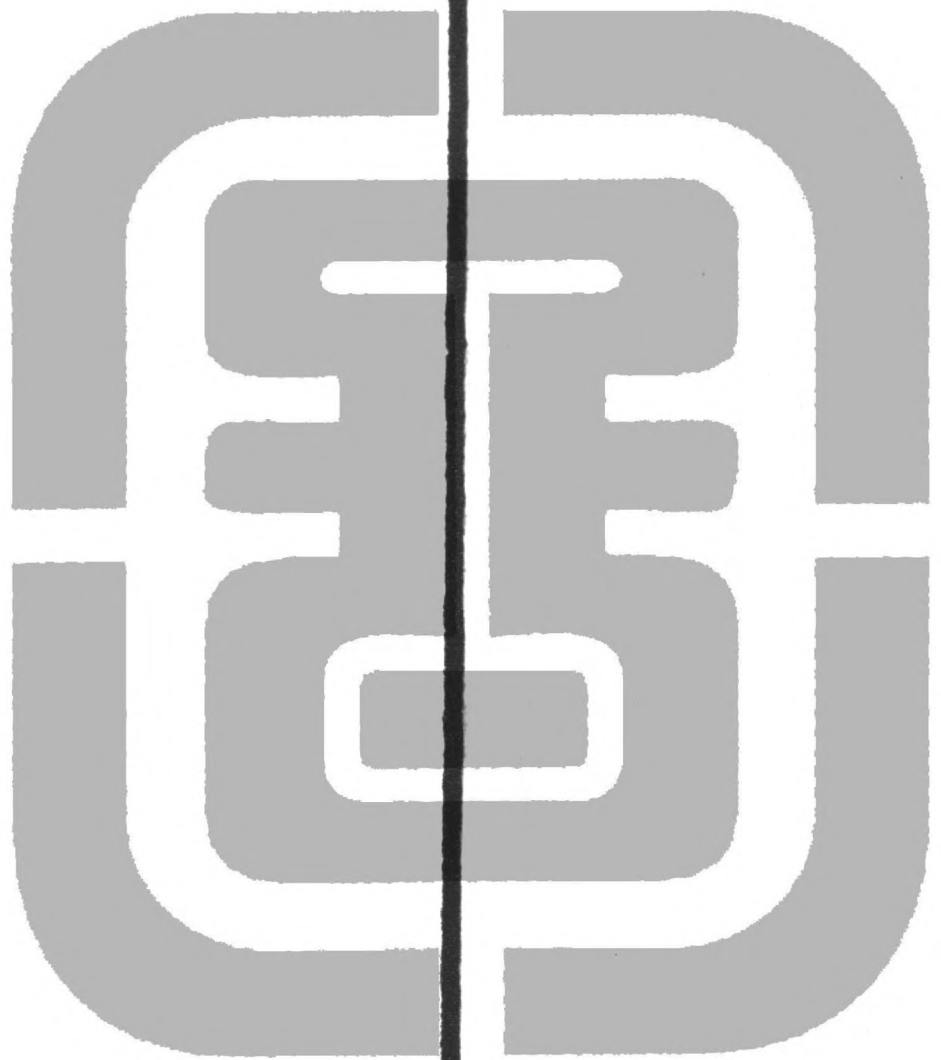
生曰我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嬖人乎娼潛然曰我
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湖廣之襄陽
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公醉擠之江并毋
死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畱犯之呼爲妾吾父貲素
豐賊厚載欲商於他不絕日復爲盜劫吾賊僅免死
吾家貲仍空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谷遂以
身畔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爲京娼而來此君能
復我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爲妾侍焉因出父文牘示
生生慷慨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詈曰
賊賊不知死所復覓二姐乎優知事泄隨住語自投

於水生遂持娼歸家娼卒老焉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爲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爲人如朱考亭則蒙稚亦能識晦庵崑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固多矣其他蓋惟農夫不然自餘閭市村曲細夫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嬾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糸金屋糸巻本三十二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三

寓圃雜記卷上

王錡

松江將董用和在京師時其寓舍與于侍郎謙相對
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至日
宰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舉哀于家用和曰
于公有喪而吾家燕客非人情也遂輟飲且令人
遍告諸客請易他日人甚異焉用和一日與同官
葉盛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
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葉曰然用

和曰我與子執馬獨不執耶終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嘉定宣嗣宗爲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郎中仍掌制誥一日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兢拾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侯諸臣取畢徐拾一文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錢耶以重幣賜之嗣宗中亦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吾鄉劉廷美食憲薄于仕宦雅愛作詩京師稱爲劉八旬年方五十郎乞致仕成化初瓊臺邢公宥爲

郡守以梅花求題廷美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花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種梅花邢公得詩甚喜後邢公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頗弗悅或有以詩諷之者曰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洲渚爲報沙鷗莫浪眠邢公聞之疑爲廷美所作大街之或勸往白廷美曰彼柰我何廷美之卒邢公弔祭皆不往人尋非之此詩蓋宋人刺賈似道者邢公不察也

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

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侯去備壯邊者數
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爲石亨所忌奏以
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
不忠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
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
而死

甫里周國賓有學之士也跛一足因自號跛樵未樂
初江陰大家張氏延主其塾奉之甚厚每出入恒
以肩輿隨之雖入廝亦然一日主人出命門下人
侍飯遽抗主席國賓怒叱之去明日束書以歸後

主人邀請而卒不往前輩風度之高如此

袁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極授

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玉相廷玉
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
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
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
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子耶合尊乃趙顯之宗幼
主號也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吾鄉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
愛賢舍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

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令數日
一進先生疑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
賓主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鬱鬱久
居如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弟往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之先生大
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
于藍都督第旁藍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
取其學課以覩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
皆韜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
見晚矣乃徒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
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
先生亦廷士也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
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
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
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死物之
義如此

湯胤績爲參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績領兵出戰
爲寇所害後數月日於某驛天將暝忽兵官至騶
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

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見壁間有
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踏
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
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
臺始知其胤續云

元有全某者家長洲吳涇上乃宋淵聖皇帝母舅淵
聖在元學佛于土蕃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
後元主坐其說法聚衆皆謀殺之一夕全忽夢兩
僧告曰吾乃趙某公之甥也我無罪而天殺我父
子行奏上帝舅當資我紙筆洒淚而去是時全不

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南而奠焚紙千張筆
數枝後元果馴致于亂全之曾孫以私親爲予言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與劉宗序同訪武功徐公曰
巳午公尚未盥櫛良久方出問曰君輩曾見夜來
天象否某二人對無所見公徐曰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當甚于我也某二人
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反株連吉祥公之言
始驗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爲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
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銜之坐以檀欂文廟前古

木爲不敬置百斤枷侖枷先生與司紫趙琬掌饌
金鑑中一枷特重爲先生設也金掌饌曰鑑年壯
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
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免後先生不半
載卽懇致仕

吳僧昇日南善畫山水尤善音律永樂中嘗至南京供
佛曲大馬魚鱉之肉無弗食俳優妓女之家無弗
遊長髮爲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畫贈諸
大家資其日用年八十餘手染風疾久不死污穢
不可近其徒鎖於一空團飯自穴中與食被髮數

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真果報也

鄒君文質陝西蘭縣人博學多技能早遊江湖居吳
中四十年嘗言其鄉有老御史者莫知其名元大
德間與李元禮同爲執法以言不用歸隱深山中
精修煉之術國初有某平章自元來降 太祖侖
西征過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爹尚在無恙
遂去文質父目擊之因知其異人因與往來御史
見文質聰慧授書一帙曰孺子得之可以益壽時
文質年少不知貴重栖于梁間而去及質居鄉其
鄉人至者每詢御史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成化

十七年文質壽已七十九將歸取書爲卻老之計未幾而卒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

金陵張允懷以畫梅遊蘇杭間其爲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汎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足出酒器獨酌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者所窺夜深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者也此亦可爲虛誇者之戒

郡人都君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充善楷字里人有徐祐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

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恩厚今且有子生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先一日潛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不畜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葬之歲時祀焉

兵部尚書江陰徐公孟晞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爲尚書一生宦途惟掌兵事亦奇也公有

德量爲吏時人奉以財用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雖居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刁訐人畏之如虎晚年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二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家以爲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人不三月子計音至李老自往迎喪歸鄉人暗祝之曰此去當一檐而回李老至臨清亦感疾死其僕度不能致兩喪遂火化之函骨以歸果符鄉人之言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大入君子亦易惑之至勝國時愈無耻矣我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赦終身弗叙此聖政之第一也

黃岩林公一鷄爲江西布政時嘗中元日晝寢夢一嬾人祭之覺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戶舍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其坊見一老嬾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月日時以復于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日月時與公之生

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通州在京城四十餘里常積糧數百萬石已已胡虜南侵謀至云欲先據此諸大臣議將焚其倉廩適周文襄公忱入京陳僖敏鎰時掌憲臺因諮其計文襄曰何至如是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令自往支則糧歸京師且免軍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倉糧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其通變如此

吳松江由嘉定以入于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爲嘉定知縣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考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掘得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數邪後朝廷旌其能擢守徽州至常州卒

李莊字敬中其先懷慶人父某以功臣子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長公主爲駙馬拜奕成侯洪武末北征沒于王事敬中時年七歲得襲父爵 太宗即位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先生遊敬中爲人襟度洒落

紀綱身終卷之三十三
刻意翰詞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
不槌步履如四五十人一日無疾而逝

太倉陸孟昭叅政嘗爲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
皆三木偃卧不能展轉鼠夜夜嚙之流血涔涔孟
昭憫焉遂買數猫置獄中鼠患頓息囚德之至死
自是獄中畜猫矣

常熟章孟端爲御史時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
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
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爲京官同
處一邸書春題于壁曰四壁金花春晏罷滿床牙
笏早朝回人夕羨之

鼓吹古之軍容漢唐之世非功臣之喪不給給或不
當史必說之近來富豪子弟悉使奴僕習其聲韻
每出入則鼓吹喧天雖田舍翁有事亦徃徃倩人
爲之可謂僭矣

毘陵胡忠安公爲太宗伯者餘三十年兼有師傅之
重後致仕而歸天順癸未卧病于家時年纔九十
矣郡守卓天錫日往詢候一日送迎頗困晝寢忽
夢見公紅袍玉帶由中道入天錫不覺驚寤頃之

公計音至天錫往吊畢即具奏朝廷當祭禮極隆
公早年遍遊名山或傳其常遇異人故方福壽其
見夢于守蓋有所託也

吾鄉周伯川爲人頗有風致中年棄室人入道每至
人家輒索酒痛飲醉則飄然而去都不辭謝或訝
之則大聲曰吾所飲食者乃天地間物耳如汝汝
聞者高之

寓圃雜記卷下

王錡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
奏曰輔等皆武臣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
監聽講 上曰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詣監所携
茶湯菓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
講五經各一章畢設酒饌奉款諸侯伯進曰受教
之地皆就列位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
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遂
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_抵容暮而散此亦太平

盛事也

張學士士謙文才敏捷日揮數篇凡京師之送行褒
賀多出其手頗獲潤筆或冗中爲求者所迫輒取
舊改以應酬有人求士謙文送某州守文稍易數
言與之忘其同州也後別駕之官與守共出其文
相視一笑

江陰有周岐鳳者聰敏絕人百工技藝異端刑名之
學無不習而能之嘗避難陝西鞏昌江氏數年歸
不抵家偶一夕歸其妻不內遂放浪蘇杭間率尋
舟居自奉甚豐潔左愛狎娼人疑其能作黃金然

所爲陰險端人君子不與之交琴州錢允暉嘗有
詩詭之曰羨子尋才渾未達年來何處覓行踪一
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
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梳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
是夢中岐鳳聞之遂爲切齒天順中客死京師

吳故墟之西有天王堂其南廊土地神像相傳爲劉
總官所塑甚精絕未樂初襄陽閩雋來爲蘇衛百
戶偶覩此像卽伏地而泣人問其故荅曰此

高皇帝之容也蓋雋侍高皇帝左右五年諦視
甚熟故感泣耳由是遍傳吳中

正統十三年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龐譽領兵
殺賊失機監軍金尚書濩與邵爲同年邵思謁求
救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竄
入屋後幕時嘉興周先生謁在幕中視邵之貌曰
公殺氣定矣因匿床下曹不獲而去邵得免死蓋
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
郡人張淮字豫源工於詩才甚敏捷春日賞壯舟於
富家爲人所激席間一韻作詩百首人彖傳之有
蜀人徐山甫者以詩自誇寓郡之寶積寺坐必據
中席每呼高楊諸公之名而貶其作吳中詩人爲
之不平因呼豫源偕往豫源素不修飾以微服居
末坐若無能者客曰顧先生賜教徐卽誦數篇皆
平時得意之作豫源默和其韻徐乃誦畢豫源和
詩以示徐見其太速詩又出已上大有赧色夜半
遯去豫源家貧嗜酒年三十五客死顧山周氏藁
彖散落不存

嘉興葉某嘗爲府掾後仕至通政叅議宣德中與大
理寺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槩
痛咎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諸兄當
勉其在此喫了彖少打罵今日至是槩大赧蓋忘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三
葉之爲吏也後陞某部侍郎卒

吾鄉沈景暘卜甚驗未樂中驛取至京 太宗舍午
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事景暘占曰此大勝
之兆明日正午當得其捷音其時果有飛騎至報
生擒黎賊盡得其國一刻不違 上大悅賜景暘
鈔幣遣還故里

陳御史祚天性剛毅雖家人亦不假以詞色宣德七
年進真氏大學衍義勸宣廟日勤聖學 上覽之
大怒詔藉其家并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衛獄
者三年備嘗苦楚 上宴駕得釋偶都御史顧佐
來過公舍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蔭此輩爲祚
所累未幾竟遣之以歸

宣德中胡忠安公奏取四十歲廩膳入監依次出身
郎富文忠公一舉三十年推恩之遺意也公初與
鄉人王守正同學舍公官至大宗伯守正貢期尚
遠因創此例不欲私干一人故通行天下後守正
亦至春官主事

劉廷美爲刑部主事時居京師與徐武功劉原博諸
公爲詩友每相遇談論或至達旦嘗歲除廷美官
舍無聊原博邀之守歲因廷美挾所藏鍾馗畫像

求題原博遂援筆大書一詩于上明日持歸縣之
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
并筆硯于几上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
罷劉定之黃廷臣西學士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
葉錄之以去朝士繼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
矣廷美晚回索簿閱賀客以面往報家人告其故
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謂廷
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一時京師傳爲奇事原
博詩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羣跳狂鬼倒提
一二尺黃河水血洒黃花舞秋

螢負火明月羞

櫟窠影黑啼鶴鷓藍袍烏帽逞行事礫胸剝腸天
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駕颺風驅霹靂如何袖
手便忘梳回首東方又生白

嘉禾周伯器先生作文未嘗起草頃刻數千言屢出
奇怪遠近求者甚衆有藁數十卷蠅頭細字皆其
手錄年八十餘精神不衰日猶抄西漢書僉校其
誤用功之勤後莫及也

陳太史鑑字緝熙吾鄉人父嘗戍邊以沒其母再嫁
一白戶父沒時緝熙尚幼暨長依道官施道常爲
徒讀書刻苦中正統戊辰進士及第授官翰林景

泰初因使高麗還迎其母并父骨以歸士林榮之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奉
使之交趾回道過吳中適大理少卿熊槩巡撫茲
地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凡被誣者隨至藉沒寃號
之聲不可聞公與熊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隲之說
諭之熊不省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遂以熊事
具奏 宣朝覽之測然即日召熊回京而以周文
襄公代之自是東南之民得安矣

陸舉政孟昭爲人泛愛士所奉甚豐嘗爲刑部郎中
居京師十三年關清風館座客日滿其中人以陳孟

公鄭當時方之雖傳舍一宿必欲整潔蓋其素性
如此

予鄉馬翬字公素讀書詩文不蹈襲前人爲相城沈
孟淵徵士館甥授美田宅公素不顧吝人有歆者
輒與之其保身過慎凡出遇橋梁之危水之深濶
處必舍舟登岸不憚徒步之迂舟人往往爲之不
堪平生好手抄奇書百餘種筆畫端楷恒以自隨
左好釋典深造其理舟中每置圓覺楞伽諸經于
案跏趺而坐朗誦不輟聞者皆驚笑每至冠紳與
故人之家留必數日而後反嘗一夕隣家火起延

及公素公素一無所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凝然立門外人或以癡先生戲之則拍手大笑景泰五年卒

大理少卿吳興楊先生復在南京時頗貪家畜二豕日命童子于後湖採萍藻飼之有法司官家人偶與童子爭且毆之法司官以先生不能避嫌先生戲作一絕句云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崑山縣嘗有典史者體甚肥一教官年頗少胥會典史戲教官曰二三十歲小先生即應聲曰四五百斤肥典史聞者爲之絕倒

大醫院判劉公士賓余妻祖也永樂初侍 太宗左右甚見信愛暑中 上繫一燕乃龍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公曰龍腦寒腎惟有香耳遽命解之 上晚得風疾嘗服麝腦諸香藥問曰可服此藥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麵終不能出 上遂已之公之得君如此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子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後此即昔二宋故事也

郡人有韋政者貌大不檢人稱之曰韋大夫平生好
訐凡官吏之貪酷豪強之侵漁人所不能直者被
其訐訐則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統間累繫獄幾
死後得脫避禍余鄉者久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
偶記君臣故事數則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
聲蓋已罄矣一日從父玉澗翁酒間戲謂曰如君
之所談芝蔴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蔴點茶鬻者
必以紙裹授之有一鬻家藏舊書曰一卷旋摘爲用
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一
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我得之芝蔴紙上

宣德五年駕幸少師楊士奇第時漏下已二鼓士奇
驚起朝服出迎但見儀從充塞香氣綢繆不知
上所在惟面北而拜 上倚東闌看月笑呼士奇
曰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上屏左右密有所問
人不能聞頃之 上出余少時聞崑山魏中書以
嘉言如此

施宗銘繁吳縣人正統己未歲試畢夜夢一棺前後
行有百人隨之號泣心頗異之明日傳臚宗銘狀
元及第而是科所取進士止百名後宗銘入翰林

從父廷禮嘗與金陵人陸某交陸貧甚貸人白金五十兩爲用其券詭書從父姓名未幾索金人至從父知之曰陸五故人也卽以從母簪珥之屬爲之貸償不令家人知之

